

賢婦戴伊濟傳略

古閩林駉
署簽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o 80-4



濟伊戴亞利瑪納亞福真



教 養 慈 範

賢婦戴伊濟傳略

古閩林騷
署簽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o 80-4

1500 5-37

賢婦戴伊濟傳略序

人家說：做聖人，人人難；世俗人，窮苦的，更難；女流輩，不消說。試看聖人們的行實，不是精修隱修，便是名門貴族；若那世俗人，整天忙碌操作，東奔西走，常慮衣食不周，養家不得，兒女嗚嗚嘖嘖，親朋雜沓往來，那來工夫念經默想？那有錢財施濟哀矜？罷了，世俗人談不到做聖人的！

然而不然！經上不說麼，「天主是全能的，能叫這些石頭，生出亞巴郎的子孫？」古來大聖大賢，不知多少，豈都是精修隱修，名門貴族？那在俗的，貧窮的，和一般牧豎村嫗，登列聖品的，何嘗不有？且吾主降生，出入塵世，福音宣佈，首及窮人；況神貧者乃真福，安富者難登天；保祿且云：天主選庸愚者以聰明智，劣弱者以恥豪強；故救世鞠父，乃一木藝匠工，救世真母，乃一婢

子之微，傳道宗徒，又是一輩海濱漁父；從此看來，天主不但不輕貧重富，反而輕富重貧，黜尊者於高位，起困抑者與公侯偕，自古如斯，何今不然？一讀戴伊濟傳，益知斯言不謬了。

戴伊濟是羅瑪的一貧婦，上有父母丈夫，下有子女兒孫，整天忙亂操作，仍是日用常乏，乃蒙天主特眷，奇恩異寵，稠至疊來：驅魔愈疾也，扶危濟困也，窺見秘奧，洞燭未來，卒至王親貴戚，碩士名人，都踵門求教；推其原，只因他事事承行主旨，念念默契主心，故能超俗入聖，名登天府也。

乃思徧行天下，傳道佈教，或終日恭思默道，出妙入神，那貧者俗者，自然不能；但甘貧樂道，安分守己，虔誠敬主，和愛待人，乃是信友分內事，誰曰不能？且若戴伊濟事事承行主旨，念念默契主心，居俗而不爲俗累，寄世而嚮

慕天鄉，吾知貧者更易於富者，賤者更易於貴者，怎說世俗人，窮苦的，女流輩，不能做聖人呢？

古語云，聖賢不擇地而生，吾中國，聖教傳行，已三百餘載，城鄉婦女，不少孜孜爲善，一意向上的，也有刻苦功修，期至聖賢的，賢婦戴伊濟大可作他們的好模範，却不在出神越禱，施異行奇，只要事事誠心，念念超性，在外成個賢妻良母，在內成個聖神的淨配，這是編訂此書的本旨。

一九三六年六月

滬瀆徐允希序於聖心報館

賢婦亞納瑪利亞戴伊濟傳略目錄

第一章	淑質良姿幼女儀表	一
第二章	和柔勤慎婢僕芳型	五
第三章	擇婿良方足資矜式	八
第四章	隨夫遊散突起憂疑	一一
第五章	憂疑莫決欣遇神師	一三
第六章	精修遠俗殊寵突頒	一七
第七章	孝女賢妻良母模範	二〇
第八章	勤儉持家安心處難	二六
第九章	謹守聖日樂愛神貧	三二
第十章	擯除私意克苦肉軀	三六

第十一章	謙遜忍耐釋怨愛仇	四一
第十二章	剛毅勇敢備嘗諸苦	四六
第十三章	甘心贖罪代作犧牲	五一
第十四章	力戰獄魔摧折奸謀	五五
第十五章	功深祈禱療病奇能	六〇
第十六章	熾愛出神聖體靈蹟	六六
第十七章	玄妙光球纖微畢現	七一
第十八章	通徹奧秘洞燭未來	七五
第十九章	目見亡靈身後禍福	七九
第二十章	周知世上大小事端	八五
第二十一章	政局陰謀瞭如指掌	九一

第二二章	教宗遞嬗咸出先知	九七
第二三章	暮年病困甘苦如飴	一〇三
第二四章	終期密邇順命安死	一〇九
第二五章	神長稱譽死後哀榮	一一四
第二六章	依禮殯葬衆信瞻仰	一一九
第二七章	兩次遷葬屍軀不腐	一二四
第二八章	蒙主顯揚廣施靈蹟	一二九
第二九章	初次審查尊稱可敬	一三三
第三十章	欽頒詔諭列入福品	一三七

賢婦亞納瑪利亞戴伊濟傳略

第一章 淑質良姿幼女儀表

亞納瑪利亞戴伊濟是意國瑟納郡人，本姓賈訥第，祖上原是瑟納郡城中的望族。祖父伯多祿在城裏開着一家藥舖，聰明幹練，和藹待人，很受社會上人的尊敬。無奈時運不齊，營業每多虧折，以致家道日漸衰落，去世時，拋下了一身債務。亞納的父親類思幼時也受過良好教育，及長，娶了瑪利亞馬西氏爲妻，雖是貧家女，却賢德不凡。不久，馬西氏生了一個女兒。這女孩子是在一七六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誕生的。生後第二天，就受洗，取名亞納瑪利亞安多尼日蘇大，這便是本傳所講的戴伊濟夫人。

類思賈訥第繼承父業，竭力經營，很想恢復祖宗舊業，無奈力不從心，又

常受債主壓迫，不得已將所有財產，全部變賣，清償債務。因此，生計益發窮蹙了，親戚故舊，多以白眼相加，漸至不通慶弔。他知道本鄉是不能立足了，便和妻子商定遷居羅瑪工作度日。於是揀了一個日子，收拾殘餘衣物，打做三包，大的，夫婦倆自己背了，那最小最輕的，叫小亞納提着，趁東方發白的時候，悄悄地起程。夫妻倆攜着小女兒，緩步徐行，一路上，備嘗艱苦，自不消說。

到了羅瑪，經人指導，便到北門恤貧巷覓屋居住。類思把妻女安頓了以後，就出外尋覓工作。不多時，便進一家貴族人家做傭僕。馬西氏在家，替人洗洗衣服，做些針線，有時給人家當些雜差。類思叫妻子給人家常川服役，便去求准本堂神父出信，送小亞納到義務學校裏讀書。夫婦二人都是朝去夜回，小亞納每早上學，便由母親順便送往，晚上又順便領回。伊上學的

時候，帶着一個小籃子，裏邊放些食物，做伊的午餐。這樣一家三口，都有了職務，夫妻倆雖是勞苦，却已不憂衣食；晚間合家團聚，還能暢叙天倫之樂。

羅瑪義務學校很多，亞納進的，是恤貧巷的一個義務小學。這小學校由幾位熱心女師管理教授，辦得很有成績。這時候小亞納還不滿七歲，但溫和秀慧，舉止端方，師長們很喜歡伊來就學。伊在校中，讀些要理問答，頗能理會；聽女師講些聖經上的故事，也能牢記不忘；學做手工，也很伶俐，因此很得女師們寵愛。

小亞納每早起身，便在床前端正跪着，念幾遍讀過的經文，臨睡時，也如此。伊父母每晚上念玫瑰經，伊也跟着同念。到了七歲上，明悟開了，女先生就教伊怎樣行告解，怎樣省察，默想，怎樣發痛悔；伊很能聽從女師們的教誨，神業上便天天有進步。在聖堂內望彌撒時，熱心端跪，注視着

舉祭的司鐸，朗誦彌撒規程，從不東探西望，或作厭倦的樣兒，真是一個純潔的小天神。及到讀了要理，聽女師講聖體聖事的奧妙，便一心要初領，但因年紀太小，神長未便准許，待到十一歲上領堅振，十二歲上，初領聖體。本堂神父每次考問道理，都覺得非常滿意。至於吾主耶穌初次降臨伊心中的那一天，小亞納怎樣熱心，怎樣快樂，只有吾主自己知道了。

這時候，亞納的父母，見伊入學的目的已達，便要伊學習女紅，賺些錢來貼補家用，於是把伊送入工場，托給兩位女師照料。亞納清早起來，念過早課，把家中打掃乾淨，收拾整齊，然後去上工；晚上回家，仍欣勤操作，不肯閒坐休息。幾時見母親將動手做一件事，總搶先代勞。望見父親回家，便滿面笑容，趨前迎接。待父親進了屋裏，伊忙去接過衣帽，安放一邊，柔聲柔氣的問父親有何需要，聽候吩咐。飯時，伊必親自料理，佈置桌椅，伺候父母，進湯

上菜；飯罷，收拾洗滌，物歸原處。每星期到公井洗滌一次，伊總邀請母親同往，以免那些浮薄少年調笑戲謔，又揀人稀的時候前往，爲避那長嘴利舌的婦女們爭吵喧擾。亞納把所得的工資一一交給母親，隨伊使用。他自身的衣著，全憑母親支配，從不要求任何服飾。但母親對於伊所需要的，却也毫不忽畧，出外時，或到堂與祭時，總穿得齊齊整整。

這時，亞納年已十六歲，免不了受些世俗虛榮的誘惑，心中起了些妄思雜想。但是天主的聖寵，常光照着伊的靈魂，使伊明認世福的虛浮，識破三仇的詭計，不好打扮，不喜結交，仍勤領聖體，熱心與祭，早晚虔誠誦禱。在父母前，謙謹聽命，和人交接，總是溫厚端莊，依然是個天真爛漫，玉潔冰清的好女子。

第二章 和柔勤慎婢僕芳型

那時候，亞納的父親類思，僱在一位貴家太太處爲傭。這位太太名喚瑪利亞賽拉，住在加瓦麓山下的慕底宮內。一天，類思聽說主婦要僱一使女，便把亞納薦上。那太太早已聞知亞納雖是貧家女，却溫良和順，是個好女兒，心下十分歡喜，但要探個着實，偏裝作不知，細細問了一切，末說：「明天帶伊來一看罷了。」

類思便趁早回家，將這事報知妻子。次日一早，便領了亞納同進邸中。賽拉夫人對亞納細細瞧了一回，十分滿意，便對類思道：「好吧！要是你的妻子，也肯到這裏來，你們兩口子，同住舍間，把這小天神，教養成全，不是更好嗎？」

類思聞了，喜從天降，便辭別夫人，回到家中，把這喜信細告妻子。於是三人收拾財物，一面退了租屋，一面通知本堂神父，合家便遷到慕底宮去了。

馬西氏見過賽拉夫人，夫人便指撥一室，令夫婦同居。亞納則住在夫人外房，無須另撥居室。馬西氏到此，回想從前東奔西走，做的都是勞苦的工作，如今只須看管房屋，洗滌衣服，做些零星瑣事，一家人時常相聚，費用省了許多，而且賽拉夫人，又是個獨身人，清靜無比，待下又極寬厚，真是心滿意足，因此，極口稱頌天主的仁慈，佩服伊丈夫的好算計。

亞納此時已十八歲，服事賽拉夫人，溫和謹慎，且又天生伶俐，凡事一經吩咐，便已牢記不忘，不須再行叮囑。賽拉夫人萬分中意，每有親友來家，常讚不絕口，說：「亞納是天主打發來安慰我暮年，增加我氣力的。」這些親友們見亞納天真爛漫，舉止端祥，衣服整潔，一聞呼喚，立即應命前來，無不嘖嘖稱羨。賽拉夫人更極力愛護伊，使伊走着修德立功的道路，每逢主日及大瞻禮日，許亞納與祭告領。每天早上，可以抽空到鄰近聖堂中望彌撒，

但須伊母親陪着同去。且也不許那些醉心世俗的女子，當着亞納面前，作輕浮的言行。伊自己也步步留心，凡是可以純潔的明悟中，留着不良印象的事，總不叫亞納做。總之，賽拉夫人照顧亞納的身靈，賽如照顧自己的兒女一般，所以亞納雖在貴家服役多年，却一點沒有沾染着尋常世俗女子的惡習。

第三章 擇婿良方足資矜式

光陰如箭，亞納服侍賽拉夫人，轉瞬已過了三年。一天，忽然想到終身問題，便求主默示聖意，一面去請教神師。神師知道伊靈魂純潔，但細細考問之下，見亞納並沒有甚麼修道志願，看來天主要留伊在世俗中做個好榜樣，便把婚配一事向伊畧畧開示。於是亞納加工祈禱，求主賜伊一個熱心教友作配。那時有一少年姓戴伊濟，名多敏我，是密良人，雖然粗魯，却很熱

心正直，丰姿也秀美，戴伊濟一族，本是密良府的舊家，後來家道衰落，便成了平民。如今多敏我在紀奇親王宮中服役，每日爲賽拉夫人送膳，故和類思夫婦相熟，和亞納也不時會面。他見亞納幽嫻端靜，和婉可親，便起了好迷之心。但外面却不露聲色，只先求天主，請教神師，又去探詢他主人的意見，許下成婚後，仍在邸中服役。他又打聽得亞納品性怎樣溫和，怎樣勤儉，的確是個十全十美的女子，便決意向類思求親。類思也素知多敏我誠實謹厚，又很熱心敬主，所以並不拒却，只說事關女兒終身，當問明了亞納再作道理。多敏我辭去後，類思便和女兒說明他的來意。亞納回稟道：「這事關係重大，該先讓我細細思量，求天主默導，再行定決；現請爸爸先打聽這少年的品性如何，是否熱心敬主，如果兩樣都能滿意，諒來不妨允許他。」類思把這話回覆多敏我，多敏我聽了，愈加敬愛。

於是亞納把這事告知神師，神師的意見和伊一般無二，說道：「從前辣法厄爾大天神給小多俾亞娶了個賢妻，他今又來給你招個佳婿了。只要他是個好墩墩，你儘管去答應下來，包管天主要降福你們。」

這樣亞納的親事，就定下了。多敏我滿懷歡喜，就着手籌備結婚。亞納的母也忙替女兒製備新衣，購辦嫁粧。賽拉夫人驟然失去了這心愛的侍女，雖則不免怏怏，却也暗中幫襯了不少。這時亞納已有念歲。訂婚之明年，一七九〇年一月七日，三王來朝瞻禮後一日，便和多敏我在聖瑪則祿堂行結婚禮，木堂司鐸馬才底主禮婚配。賽拉夫人攙扶新娘步上祭台，亞納靈魂上不染纖塵，正和伊穿着的嫁時衣一樣華美鮮潔。然而亞納領受這婚配聖事，先經過一番預備工夫，除了熱心祈禱以外，還辦了一個總告解，虔誠領聖體。滿堂信衆，見伊端莊凝靜，無不嘖嘖稱羨。

多敏我將娶亞納時，他的主人，紀奇親王，已指撥宮中一所房屋，預備他結婚後居住。這天禮畢出堂，一對新夫婦便一直到這新住所來。亞納的母親也跟着女兒同來。多敏我巴不得丈母來家照料，自然很歡迎。亞納便將傢具什物，佈置一新，小家庭中收拾得齊齊整整，很中伊丈夫的心意。夫婦二人，情投意合，彼此很相敬愛，亞納更一味順從丈夫的意思。多敏我新婚燕爾，每逢主日等瞻禮，總叫亞納換上新衣，穿戴飾物，打扮得入時入髦，同出同進。幾時遇着朋友們，稱讚他好福氣，娶着這樣美貌佳人，便覺得意洋洋，樂不可支。

第四章

隨夫遊散突起憂疑

亞納初嫁後，事事要丈夫稱心，不時濃粧艷服，跟着丈夫，出外閒遊取樂；但伊心裏，却仍清淨純潔，不失教友的品節。然而天主要在伊身上做一番

大事業，所以屢次暗暗警告伊，教伊棄絕世榮，一心向主。因此伊在新婚燕爾的時節，覺着一種說不出的苦悶。一次，不知如何，心中宛聽得有人說道：「你還要這樣輕浮嗎？」又一次，在盥洗梳粧的時候，忽聽得一個聲音道：「可憐哪！你做什麼呢？你要學那妖魔，陷害人靈麼？」亞納聽了，嚇得渾身戰抖，便答道：「不！不！我不要害人；我也不要惹人歡喜；這害人的時裝新束，我都不要了。吾主，你要我做什麼？」從此心中時常擾亂不安，和丈夫同出遊散，覺得一無樂處。非但不覺什麼樂處，還不時露出憂苦狀。和丈夫一同行走，往往沈默着，一言不發。多敏我看出這種神情，很覺掃興，有時竟嚴厲地責備伊不該這樣冷淡他，撅着嘴不開口。亞納心中正是苦不堪言，幾乎要哭出來。想欲吐露真情，免得丈夫發生猜怨；但一轉念，又想到時機尙未成熟，怕說明了，反生支節，便勉強鎮定心神，和伊丈夫說說笑笑，裝做沒事。

一般。

從此，亞納在主日上，雖仍陪着丈夫出遊，但伊的心神已不屬了。有時路過聖堂，總勸多敏我進去拜聖體或是望降福；回家時，心中也就平安了些。但一到家中，正在脫卸服粧的時候，忽又聽得一個聲音，責備伊和前次一般無二。因此，良心中起了極不安的感覺，便把心中的憂苦，細細告訴神師。神師詳細考問之後，斷定亞納並沒有什麼不合的地方，便勸伊聽從丈夫，不必過慮。那天聽了神師話，告解領聖體，覺得寬慰了許多，但一至晚上，那責備的聲音，依然在伊耳鼓裏震響着，心中又大亂起來，便把神師的問話，和自己的答語，細細思忖一番；但越想，心越亂，想了又想，在床上翻來覆去，一夜未曾合眼，一團疑慮總是不能消釋。

第五章 憂疑莫決欣遇神師

賢婦亞納戴伊濟傳略 第四章 隨夫遊散突起憂疑

一天，是個大瞻禮日，聖伯多祿堂場上人山人海，來與禮的，絡繹不絕；亞納也盛裝鮮服，手扶着丈夫臂，向那廣場一路行來。適有一位神父，名叫安日祿，望見了亞納，好像有個聲音對他道：「仔細，這個少婦，是我揀選的，我要把伊托付給你。你該引伊完全歸向我，叫他成一個大德不凡的人。」

安日祿神父得了天主默啟，正在感謝天主，亞納則見安神父雙目凝視，便想到自己豔裝盛服，不是道理，不是天主派遣這位神父指醒我嗎！一路想，一路走，不覺已進堂中，便跪在聖體台前熱誠祈禱。禱罷，仍是憂疑莫決，想尋一聽神工神父，求其指示，但不知那個好，只得快快回家。

過了幾天，亞納在一座鄰近聖堂中，看見一位司鐸正在聽告，又見站着候告的人不多，便行省察待候。但一到神工架上，伊的心忽然像僵凍了一樣，舌頭也結住了不能說話，只說得：「神父，我是大犯罪人。」那聽告司鐸

便掛着臉，對伊說：「走吧，毋來多擾。」亞納聽了，好似兜頭澆了一桶冷水，便哀求司鐸聽伊一個簡單的告解，便告了幾樣小過失，至於伊心中的憂
疑焦慮，一概不提。告解後，比前更憂悶，更疑懼了；自想被人擯棄，沒法出那
滅亡的道路了。幸而信德素深，又很謙遜，所以還能支持，不至失望。這位司
鐸，無論有何理由，總不該拒絕罪人們；後來吾主耶穌曾對賢婦說道：「這
種聽告司鐸，放失靈魂不少，所以我往往親來指導人靈。」凡是代天主位
的司鐸們，聽了這話，該多麼警惕啊！

亞納受了這回揮斥，先痛哭了一番，乃舉目向天，求天主垂憐寬宥，決意
此後痛改前非，一切悉從天主聖意；祈禱後，疑雲頓消，心神安定了，繼想聖
瑪則祿堂原是伊的舊本堂，又是成婚的地方，許在那裏，可尋得一位慈悲
的司鐸，肯好好引導伊改悔；又想或者能遇前天在聖伯多祿堂場上，定晴

注視的那位神父，也未可知。注意一定，候到一個空暇日，便往聖瑪則祿堂，進堂後，熱心朝拜吾主，求主賜給伊一位能引導，能扶持伊的好神師。正在祈禱的當兒，遠遠裏看見一位司鐸正在聽告，等候着告解的人也很多，心想那聽告司鐸，一定是個和藹可親，慈愛罪人的神父了；一面想，一面走上了神工架。

這位聽告司鐸，不是別人，正是安日祿神父；在人羣中瞧見了亞納，便想到前時天主的默啓，就打定主意，待候他來。亞納到了神工架上，正想開口告罪，忽聽那神父柔聲和氣地說道：「上天鍾愛的靈魂，你來了嗎！放心，吾主愛你，要你全心歸向他。」這幾句話，直打在亞納心坎上，弄得要喜要哭；頓了一會，抖擻擻向神父答道：「神父，我初次來此，怕神父錯認了吧。」安神父道：「不，不，一點不認錯。」於是把那天在堂場上相遇的情景，和天主

默啓他的話，說了一遍；亞納聽了，淚流滿面；神父也非常動念，同聲稱頌天主的仁慈，感激不已。這時，亞納好像夢醒回來，便把一生行事，和所懷的疑慮，盡情傾吐。安神父起初想他是個大罪人，及一聽亞納所告的，無非是微愆小過，才明白天主默啓他的話，不是要引伊脫離罪惡，只要引伊遠離世俗，成聖成賢。

第六章 精修遠俗殊寵突頌

亞納得安日祿神父明白開示後，心中十分安慰；從此一心向主，專思棄舊更新。回家後，先重重鞭打自己，又連連頓首叩地，以致額破血流；同時大聲自責道：「你污穢的頭，喜歡穿戴，賣弄虛榮，如今快補贖你的罪惡吧！從此亞納再也不肯跟着丈夫出外閒遊了。幾時丈夫要伊裝扮出外，必多方推諉。但亞納心中還以為不足，想自己犯罪，衆目昭彰，今番改過，也該使

衆人共覩；於是和丈夫說明了，把從前的華裝艷服，一概擯除；到堂或出外時，只穿上一身粗劣的衣衫，活像一個鄉村貧婦。多敏我到此，沒法阻止，只得聽其所爲，不加干涉了。

一天，亞納在家聽母親講聖書，講到公審判如何嚴厲，心中懊惱起來，兩眼像泉湧一般，流了許多痛悔之淚，但伊的心，蕩漾在聖寵狂瀾中，只覺有說不出的神樂。又加吾主溫言和語的來撫慰伊，亞納竟弄得一無主意，不知該怎樣做才好，惟有在吾主前自卑自賤，深深感謝他的洪恩而已。於是
一面忙着處理家務，一面却常常和天主相契合；手中作工，心理常在祈禱；
每天清早總到鄰近聖堂中與祭領主，同時心中覺着有一種熱切的志願，
要將自己完全獻給天主，切望能插身修院，做個修女，好專務神工，一心契
主；但回顧己身不能自主，因此又感覺萬分痛苦。於是把這志願告訴神師，

求一在俗修道的方法。安日祿神父便教伊進天主聖三第三會那會會衣不必着在外面，只要盡心守好會規，遵行會中職務就是。

亞納得了丈夫的同意，又得聖三會總會長允准之後，便在聖嘉祿堂中穿了會衣。至於伊進會的日期，已無從考證了，大約在成婚的一年中。那行授聖衣禮的神父是費迭囊司鐸，後來也做過亞納的神師。

亞納進了聖三會後，益發熱心愛主；祈禱的時間也延長了，默想也更熱切了，苦工也更嚴厲了；伊唯一的志願，是效法那被釘的耶穌。從此亞納和吾主更相契合；吾主也和伊更爲親密，常親臨訓誨，教伊怎樣走修成的道路；尤其是要伊自卑自賤，甘受一切苦難。這樣，吾主加給亞納的恩寵，就一天多似一天，而奇奧的事蹟，也就在這時候發生了。

進了聖三會不多幾時後，一天，亞納正跪伏在苦像前默想祈禱，比常時

更久更熱切；不時袒露着兩肩，用苦鞭痛打，爲罪人們補贖。正在那時，忽然抬頭看見眼睛前圍着一個大光球，和太陽一樣的，比伊頭，約高兩手掌闊的距離。伊立刻喊道：「吾主，這莫非是魔鬼的作弄嗎？」但定睛對那光球細看了一番，便信這奇象是從天主來的。後來，亞納把這奇事告知神師，講述得很詳細。說這光球在伊面前離開得很近；雖然極光明，但初次看見的時候，還有一層薄雲籠罩着；同時心裏覺得有個聲音說，這球的光亮，將跟着你心靈純潔的進展，逐漸增加。從此，亞納在世活着一天，這光球也留着一天。關於這光球的作用，以後還有詳細的講述，現先約述賢婦一生的幾件聖德。

第七章 孝女賢妻良母模範

賢婦一生，善盡各樣本分：對天主，盡做人的本分；對聖教會，盡教友的本

分；對於父母，盡兒女的本分；對於丈夫，盡妻子的本分；對於子女，盡母親的本分。所以不但是個天主特寵的婦人，也是一個世俗上孝女，賢妻，良母的模範。

前面說過，亞納怎樣從小孝順父母，父母有命，便立刻起行，百呼百應。出嫁以後，母親馬西氏常住在伊家；伊敬愛的心，始終如一，孺慕殷殷，令人生羨。多敏我事畢回家，主翁給些珍饈美果，帶回家中，賢婦便揀那最可口的，供奉老母。多敏我見了，也極歡喜，以爲理該如此。

父親類思年老以後，也不時來婿家居住。賢婦便省吃儉用，百計捭擋，供養得非常周到，還不時燒些老人家愛吃的東西，送些零用錢鈔，總教他快樂才是。後來類思害了癩病，性情變得暴躁，賢婦不怕辛苦，替他洗滌敷藥，端飯端菜，老父却總沒有半點笑容，半句好話，多敏我見了，有些看不過，便

道：「你的父親真無情極了。」亞納道：「父親一生困苦，如今年老多病，心緒惡劣，莫怪他脾氣少變了。」過了幾時，類思病重了，賢婦便把他送到醫院裏，不時去探望請安；替他請神父終傅，助他領完各樣聖事；死了，又爲他獻彌撒，托人代求天主，賜他早登天國。伊對於母親也是一樣。賢婦的孝道，可算得十全十美了。

賢婦對於丈夫，事奉週到，體貼入微，夫婦間感情篤厚，始終未曾反目。多敏我在主家供役，往往深夜才回。賢婦爲他備好晚飯，家裏的人都睡下了，伊獨自做手工，靜靜候着。多敏我也覺得過意不去，勸他不必久候。賢婦說：「生怕別人服侍不周到，自己少睡些，理所當然。」

伊和丈夫一生相處，時時克除私意，事事依順丈夫，教他稱心；就是丈夫有了不是，或是生了氣，伊總小心退讓，總不當下回嘴。多敏我原來生性粗

暴，又很執拗，發了怒，誰也勸解不來；假使和他爭辯，便怒氣直沖，不可遏制。賢婦知道他的脾氣，遇他發了火，便閉口不言，或且笑臉逢迎，小心事奉。多敏我見了，不由得心平氣和，臉色便轉了過來。過了一會，賢婦才好言規勸，使他覺悟，還調和各人的意見，使合家上下，和睦平安，不生衝突。

賢婦主持家政，井井有條，房屋桌椅，打掃得十分清潔，器具什物，收拾得整整齊齊。多敏我出身貧賤，不要說沒有恒產，便是所得工資，也不够一家吃用。賢婦白日忙忙碌碌，勞苦一天，夜裏還要做些針線，或是別樣手工，總要挨到深夜才安息。因此戴伊濟一家，雖則人口衆多，開支浩大，却虧着這位賢內助勤儉持家，支配得當，一家人從未挨餓受凍，有時還能餘下一點錢物，做些哀矜善舉，救濟那更窮更苦的人們。

亞納對於子女們盡心愛護，照顧他們的肉身，尤要照顧他們的靈魂。一

有了娠孕，便注意胎教，畧加飲食，減少苦工，節制工作，更守斂身心，虔誠祈禱。先後共生四男三女：長子加彌畧，次子亞烈山，三子類思，四子伯多祿；長女瑪加利大，次女沙斐亞，三女瑪利亞，都親自乳哺，不肯僱人代勞。兒女們一誕生，就給他們請司鐸付聖洗；明悟稍開，就給他們預備領堅振。

伊對於孩子們，不但看作自己的子息，也認作天主和聖教會的兒女，所以撫養教育，完全依照天主聖意，從小就教他們畫十字，念在天亞物呼賊耶穌瑪利亞等聖名；大了些，便叫他們學習聖教要理。伊還很留意他們的性情品行，好的嘉獎鼓勵，不好的便訓誨斥責。孩子們犯了過失，伊就嚴厲責罰，不稍寬容姑息，聽憑他們號啕大哭，不去理會；多敏我也不怪伊心硬，一聽賢婦訓責子女，從不居中阻梗。每天早晨，賢婦等兒女們一起身，便領他們一同念早課，念罷，畧為休息一下；候他們吃罷早飯，便領男孩子們去

上學，不時向師長探問兒子們在校情形。教女孩子留在家裏，親自教他們經文要理和女工，常常教訓他們端正謙遜，熱心敬主。凡是浮浪的子弟，輕薄的親友，一概不許來家閒談。也不許女兒們上街買東買西。他們的一舉一動，賢婦都刻刻留神注意。子女們到了初領聖體的時候，伊更盡心竭力教他們怎樣好好預備；有便，還送他們到修院裏做一兩天小避靜。男孩子們讀了幾年書，賢婦便替他們擇定了職業，送他們去學習；並不希望兒子們發達富貴，只願意他們做個好國民，好教友就是了。

男婚女嫁，是終身大事，賢婦因此擇婿選婦，非凡審慎。兒子們定親時，先教他們陳述自己的意見，願娶某家女，便去留心探問，打聽這女子的品格性情，是否熱心盡教友本分，然後和丈夫商議，大家同意了，才許結婚。到了吉期，只邀幾個親戚們來家吃一頓飯，就算完事，虛體面，空排場，一概摒絕。

至於女婿們，都由賢婦親自擇定；女兒不到出嫁，不識夫婿。只有伊次女沙斐亞在嫁前兩個月，賢婦曾准女婿來家和女兒談話，使他們彼此認識，預備婚事，但常常當着賢婦面，不准私談一句。

這樣看來，賢婦倒很有我國的古風！可是近來許多自命新人物的，蔑視我國數千年來的禮教，處處要學歐美的敗俗，提倡男女社交公開，鼓吹自由戀愛，以致國民道德墮落，時常演出許多怪劇，貽害青年，流毒社會，真是罪大惡極！我們公教青年們，看了賢婦的德表，也可以翻然覺悟了。

第八章 勤儉持家安心處難

上章講賢婦善盡各樣本分，不但是天主的忠婢，也是一個世俗上的孝女，賢妻，和良母的模範。有人要問：賢婦一生貧賤，怎能在勞苦煩擾的生活中，修到極大聖德呢？我們要知道賢婦怎樣修成，先該研究伊怎樣度着這

種勞苦煩擾的生活。

當然一個世俗人修德立功，要比修道人更困難；尤其是一個貧賤人家的主婦，除了主持家政，撫育兒女外，還該勞苦操作，幫助丈夫支撐門戶，維持一家大小的衣食日用，自必加倍困難了。可是人類的能力縱然薄弱，有了天主的聖寵，聖神的光照，便甚麼都能做到：賢婦的修成，根本上是由於伊堅固活潑的信德，無限止的依恃心，和愛慕吾主炎炎烈烈的神火。伊有了這信望愛三德做基礎，再在日常生活中，勤修各樣聖德，因之得聖寵的扶持，聖神的引導，自必日就月將，不久成個大聖人了。

賢婦既是一個貧苦人家的主婦，要撫育兒女，幫助多敏我支撐門戶，原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所以天尙未明，便已起身，整天忙忙碌碌，要深夜才肯安息，睡眠只二三小時。便是偶然病了，躺在床上，只要能勉強坐起，兩手

又忙着補綴，或作別種手工了。伊丈夫和兒女的衣衫袴褂，都經伊親手裁製，還做下了不少手工品，換些零錢來貼補家用。但是賢婦這樣勤勞，並不是想積財，掙家私；伊樂愛神貧，明知多財非福，而且有害靈魂，所以很有幾次，可以發財致富，伊却毅然拒絕，甘心一輩子貧寒度日。

賢婦克苦肉軀，自奉非常菲薄，飲食不但稀少至極，而且常揀那惡劣的食品充飢，把好的留給老母丈夫，次一些的讓給兒女僕人們，自己只喝着，一兩口湯，或是一小杯咖啡，吃一兩片麵包，和兒女們吃剩下來的美餅，就算完事了。伊自待這樣刻薄，待人却甚優厚，因着勤勞節儉，餘下一些半點，便不吝施捨，哀矜他人。

賢婦一生多困苦艱難，加以生不逢辰，頻遭世亂，目擊聖教備受窘難，聖京被亂黨佔據，教宗被迫出奔，駕崩異國；匪徒橫行，到處騷擾，居民日夜不

安；直到一千八百年，黨匪失敗後，新教宗庇護七世登極回京，羅瑪城內，才恢復了秩序；但不多時，大難又起。

自從拿破崙推翻了法國共和政府，做了皇帝以後，便想併吞全歐，不住和各國交戰，弄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到處不得安寧。便在這時候，賢婦的長子加彌畧失蹤了，賢婦四處訪問，才知道他投軍去了。加彌畧自幼熱心，賢婦很爲鍾愛。伊聽說此番上陣，九死一生，大概母子不能再行相見了；而且軍隊中人，大抵品行不端，多犯罪惡，加彌畧年幼無知，和他們混在一起，難免沾染；他的靈魂肉身，怕眼前就要失落了。賢婦想到這裏，心如刀割，不忍坐視愛子淪亡，便立刻親自前去，想拉他回來。可憐到了營門，連面也不得一見。這時候好像萬刃攢心，却也無法可想，只得含淚回家。一到房裏，就跪伏在苦像面前，放聲大哭，哀哀苦求耶穌救伊的愛子。吾主便安慰伊道：

「不要怕，你的兒子不久就回來了。」賢婦聽了，才稍覺寬慰。不多幾天，加彌畧果然平安回來了，不會上陣，又有一次，伊第二個兒子，爲了一件小事，被拘入獄。賢婦心中十分憂鬱，却不出半句怨言，可是不多幾時，賢婦又遭到一樁大患難，便是伊女兒沙斐亞的夫婿，保祿彌格里早壽。伊見女兒遭了這樣大難，比伊自己遭難還要難堪，更加痛苦。不但女兒年紀輕輕，就失了終身的依靠，而且婿家一貧如洗，拋下了這青年孀婦，和那六個幼稚的孩子，叫他們怎樣過活？可是賢婦竟毫不顧慮，當下叫沙斐亞和六個兒女，搬到自己家裏住下。沙斐亞回到母家，禁不住流淚歎息，心中自忖道：「母親年老，家境又很困難，怎能再養我一家呢？」賢婦見女兒懷憂，知道伊的心事，便說道：「吾女，你爲什麼這樣發愁？唉！你怎麼這樣少信德，不知道依靠天主呢？你該知道無論是誰，天主總不遺棄的。吾女，放心依靠天主吧！我

和孩子們的一切需用，他都已給了，難道不能給你，和你的兒女麼？

一天，多敏我在鄰近堂中望彌撒的時候，忽然覺得渾身不舒服，急急出堂回家；還沒有走到家門，忽跌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家人忙把他抬上了床，一面遣人去請神父，喚醫生。醫生來了，一診脈，就說是中風，病已不救。那知過不多時，病人忽然醒過來了，竟像沒有害過病一樣。後來多敏我自己說道：「我跌倒後，甚麼也不知道。等我睜眼醒來，只見神父在床前，又見我妻手按我額角上，正爲我求聖母。天主竟聽伊祈求，我甚麼藥也沒有吃，病已全愈了，頭上身上，不見有絲毫傷痕。這樣痊愈得又快又神奇，一定是我妻求得來的。我知道本堂神父見我沒有脈息，已給我終傅過了。」這樣看來，賢婦遇到了危難，怎樣安心忍受，一心依靠天主，所以無論多大的危難，都能化險爲夷，安然過去。

第九章 謹守聖日樂愛神貧

賢婦竭心盡力，照顧自己丈夫和兒女們的肉身，可是對於他們的靈魂，照顧得尤其周到。俗言道得好：「信友家中的賢母，乃是一家的天神。」賢婦除了自己恭敬天主外，還領導一家人一同恭敬天主。伊對於這個本分，盡得毫無缺憾，真不愧為戴伊濟家的天神咧。

每逢主日，及大瞻禮日，賢婦必將一切事情，預先佈置妥貼；合家大小的衣服，都洗得乾乾淨淨，隔夜就取出摺疊好，放在各人床前。一切飲食，也都隔夜煮熟了，放在廚裏，翌日取食，只須燒熱就得。瞻禮本日，天還沒有亮，賢婦就起身了，獨自到宮邸前的小堂中，與祭祈禱；回家後，便喚醒了多敏我，進水盥洗，教他到本會口堂裏聽道理，與彌撒。丈夫去了，伊再去喚醒兒女們，替他們穿衣，梳洗；已滿三四歲的孩子，都要領到堂裏聽彌撒；有時託伊

母親代領，伊自己給多敏我預備早飯，因為他回來後，一吃飯，就要出去做事，等待不得。

午飯前，賢婦定下時刻，叫兒女們齊集，給他們念幾頁聖書，講一二有益的故事；講罷，教他們在家裏遊戲，不許出門口。午後，伊領了孩子們，先到聖堂裏聽講要理，然後出外散步，路上遇到了聖堂，便進去拜聖體，或是望降福。晚上，伊再給兒女們念聖書，講聖傳，總教孩子們熱心，好好過這一天。子女們長大了些，賢婦便給他們預備初告解，初領聖體；給他們講犯罪的醜陋，兇惡，教他們毒恨罪惡，留心躲避；又講聖體的尊貴，教他們熱心領聖體，領聖體後，熱心謝聖體。每逢大瞻禮日，勸多敏我也去告解領主，要一家男女老幼，個個熱心為是。

賢婦謹守罷工，絲毫不敢疏忽：平時日夜操作，片刻不休，一到了主日，或

是大瞻禮日，就完全停止一切勞力的工作，專務祈禱，默想，看聖書，或做別種善工。但是賢婦的勤勞操作，不過是盡伊一種應盡的本分，並不想積錢財，掙家業，爲自己或爲子女們將來享用。伊樂愛神貧，輕看世物，只求當日的用糧，不顧日後的生活；偶然有些羨餘，就用來施捨貧乏，毫不留存。

賢婦一家人口衆多，多敏我在貴家服役，每月工資，却只有六七元之數，所以賢婦雖竭力支撐，還不免有匱乏拮据之時。但是賢婦一心依恃天主，遇到糧絕的時候，也不向富家去求施濟，只求天主恩佑，知道天主一定要給伊安排，所以並不十分着急。天主也總聽伊的祈求，一次，家中糧盡，簡直沒法支持了，賢婦就去熱心求天主道：「主啊！你的婢女，求你發些慈悲，賞賜我們今天的用糧。」正在祈求時，忽聽得外邊敲門聲，開門一看，乃是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送來一封要信，內附支票一張，信上寫着道：「聞夫人現

正急困，敬奉微款，至祈哂納。」

以尋常而論，賢婦原來不會窮到什麼地步，因為人家敬慕伊的聖德，踵門求教的很多，這人們中，很有幾個，是貴顯富厚的。就中單說拿波崙的夫人瑪利亞魯意斯和賢婦是很要好，不時來請賢婦指教，見賢婦家境這麼困難，屢次請賢婦搬到自己宮邸內居住，但賢婦始終謝却；後來夫人又要請多敏我到宮內當差，多給俸金，賢婦仍是甘貧婉却。可是夫人心中，終究過意不去，一次，請賢婦到宮裏相見，說完了正經，便從容對賢婦道：「我總該給你一些，你自己說要甚麼？」賢婦答道：「我雖是貧窮，却也不要甚麼。我一心依靠天主，覺得全備無缺。」夫人聽了，更加欽佩，也就不再勉強了。其他像范熙樞等人，也都送給賢婦許多禮物。賢婦先對他們誠意道謝，後把送來的禮物，一概璧返，絲毫不留。這樣看來，不必賢婦向人開口求助，

只要伊不推却貴顯人家的厚意，便有大宗財物，源源不絕地送來，伊一家
人口，很好過日子了。

第十章 擯除私意克苦肉軀

賢婦欣勤操作，貧賤自甘，捐離世物，專心事主，不但把世上的富貴榮華，
看作糞土一般，便是暫時的消遣，尋常的娛樂，也認爲有害身靈，極端棄絕。
羅瑪人在承平時候，往往喜歡宴會作樂，但賢婦從不參加。連年寄身紀賢
宮邸內，街上如有提燈會，或是別的勝會經過，伊從來不到衙門前去伸首
探望，一生自守，萬分嚴密。

這樣的操守，在常人看來，已是很不容易，在賢婦方面，却還算不得甚麼。
伊曾對天主立下誓願，要一生約束自己的三司五官，不許有絲毫任情適
意，不但對於犯誠有害的事物是如此，便是對於尋常無關緊要的事物，也

是如此。伊不住地盡心竭慮，壓服自己的偏情。吾主也嘗訓誨他，說：「一靈魂上的進境，不在常領聖事，多做補贖，却在時時克除自己的私意，事事翕合天主的聖意。誰願跟隨我，真心奉事我，該處處克制自己的意願，這才是我真實的忠僕，才可向我求得一切的恩典。我最喜歡見你們忍辱耐苦，常行小小克己工夫，比見你們做任何大苦工更爲愜意。須知惟有謙遜聽命的苦工，是好的。」吾女，以後你不該再說：「我要這個，不要那個；」這事我喜歡，那事我覺得很苦，不願意做；這些都是世俗人的口吻。一賢婦得了吾主這番教訓，便刻刻留心，切實遵行，總之把自己的私意，克除盡淨，起初却覺得有些困難，可是不久伊心靈上的一思一念，都得如意措置，隨手駕馭了。

對於子女們天性的情愛，賢婦也常節制着，不使過分。和伊來往的人們，如有品性高尚，使伊喜悅的，雖則毫無危險，伊也總非常留意，不使稍雜着

本性的情感。要是有人惹伊厭惡，難於親近，伊便竭力抑制，偏和他週旋，而且格外要好。不但如此，便在享受神樂時，賢婦也要加以節制。有時伊領聖體後，謝聖體時，覺着神味悠悠，甘飴無比，伊却突然中止，去幹別事了。但是幾時伊覺着心中枯窘煩悶，神味毫無，反要延長祈禱時間，來克勝自己。

這種內克工夫，其實要比守齋打苦鞭等外克苦工，加倍難行，非有絕大的毅力，不住的奮鬥，時時注意，處處留心，不得稍有疏忽不行。這是修途上最大的難關，也是修成的唯一秘訣。因爲人有一點私意，不能克除，無論如何，不能修成純全的聖德。假使能完全契合着天主的聖意，種種的德行，就不難一一修到。但看平素稱爲熱心的好信友，總看得出有一兩個小毛病，或是壞脾氣改不掉。很有些人，起初渴願精修，只因打不破這個難關，終至半途而廢。可見這種內克工夫，是很不容易咧。

要克除私意，第一須有真謙遜的心，明白自己的卑微渺小，困苦，刻刻輕賤自己，喜歡受人輕慢凌辱。賢婦雖修成了極高超的聖德，又蒙天主奇恩特寵，能洞燭隱微，明知玄奧，然而伊仍謙遜非凡，事事聽命，不但聽伊神師的命，便是家中無論何人，叫伊做一件事，伊總盡心竭力，照着去做。伊深深地覺着自己的卑污微賤，常對天主虔誠祝禱道：「吾主，可憐我，我是個罪人哪！」又常常卑抑自己，謹避一切犯罪機會，只知依恃天主，絲毫不敢自信，事事都爲天主而做，成功了就歸榮於天主，總不自矜自喜。

賢婦力行內克工夫，却也不廢外克工夫，而且很嚴厲地克苦着自己的肉身。吾主曾訓誨勉勵伊道：「一人該自情自願，克苦自己的肉軀，我才賜他恩寵，給他神力，能忍受內心的痛苦。」一次，吾主又對伊說道：「吾女，試看我怎樣受苦啊！我是無辜的羔羊，非但在衆人前，受了諸般凌辱，還被人擒

捕，繫縛，當作盜賊，又被人押解到各衙署中受審判，一路拖來拽去，我却沒有發過一個聖蹟，來遏止那衙役人們的狂怒！你看我遍體鱗傷，慘死架上，都只爲了那忘恩負義的罪人哪！賢婦見了吾主受苦的表樣，又自顧一生所犯的罪過，便立志走這苦路，甘心忍受各種的艱難。伊始終緊跟着吾主血淋淋的足跡，向前直走，絕不回頭返顧。

賢婦克苦肉身，從守齋入手，平時常揀那最劣的，變了味的食品充飢；先限定每天吃多少，再逐漸剋減。後來伊吃得竟少極了，要是沒有天主的特佑，決不能維持生命，更無力勞動操作。有時多敏我強迫伊吃喝些，伊也聽話，吃一點兒領領情。伊每天的飲食，真菲薄至極，簡直說得是天天守着大齋；到了齋期，吃得更少更薄，早上只喝一些咖啡，午時喝一些湯，就算完事。有幾次賢婦爲求一種恩典，或求得某人改過，某煉靈早得升天，竟長齋四

十餘日。賢婦體質燥熱，常覺口渴，但不在飲食時間，滴水不肯入口。大暑天，往往整天不喝水，甚至一星期滴水不入。

賢婦克制五官，首常端正，雙目下視，與男子交談時，更格外留意，除丈夫外，不識他人面目；出言謹慎非常，總無一言半語，使人難受。幾時伊聽人說出違反愛德的話，面上就露出不悅，又常教訓子女，切勿議論他人，說長道短。

這樣克苦，賢婦還嫌不足，又常喜歡穿苦衣，束苦帶，打苦鞭，往往打得鮮血直流。伊心中還不滿足，常求神師許伊加做苦工。但是伊的苦工，總做得非常秘密，所以賢婦在世時候，誰也不能知道底細：不過我們可總說一句，各樣的苦工，賢婦樣樣都做過了。

第十一章 謙遜忍耐釋怨愛仇

人人知道謙遜是美德，而且大都愛這美德；可是驕傲的惡性根，也人人都有，平時沒有克制功夫，一到了逆意時候，那做惡就直沖起來，少有能壓服的。賢婦亞納的謙德，真是人世少有的了。伊萬事總是爲天主而做，平時常懷戒懼之心，只覺得自己是卑污微賤，一舉一動，小心翼翼，惟恐得罪天主，不敢絲毫自信自恃。伊常想萬善萬美，一切福氣，都是天主恩典，和聖母聖人聖女等轉禱而來，在人只有罪惡，無善可說，所以幾時爲人轉求得某種恩寵，或是療治病人，發了聖蹟，總不願受人讚美稱謝，只叫人感謝天主。賢婦對於種種卓絕的聖德，好幾次得到過吾主的訓誨。一次吾主教訓伊誠心習行謙遜，該處卑微凌辱，甘心貧賤，想世界上一切都很暫時的。吾主又對伊說道：「你必須愛人如己，想我在你面前，只是個靠我哀矜活命的窮人。」又有一次賢婦聽得吾主對伊說道：「凡人常懷恐懼，必不至失

足，那一無戒懼的人，早晚必要墮落。一賢婦謹慎記着吾主的聖訓，所以處處格外留心，遠避一切犯罪的機會，明知自己柔弱無能，常在天主前哀求懇禱，不時流淚歎息，求伊天上淨配助伊進修，常說道：「吾主，矜憐我，我會得罪過你啊！」偶然有了小小過失，便懊悔萬分，立刻要做各樣苦工來補贖自己的罪。

賢婦的謙遜如此，可是伊聖德日高，聲名日重，靈奇的事蹟越多，受人稱譽也越盛，雖則竭力躲避，却也沒法擺脫，因此心中覺得苦楚萬分，每每對天主哀告道：「主呀！你常被他人侮慢凌辱，却教我受人尊崇，不能肖似你，難道你已捨棄我了嗎？主呀！我害怕極了！怕中了魔鬼奸計，永遠不能享見你了！」魔鬼看見賢婦謙遜到此地步，便將計就計，誘惑伊懷疑失望。一天，賢婦覺着自己決不免地獄永刑，因此憂鬱至極，直到晚上祈禱時，吾主安慰

伊一番，才得心安神定以後，賢婦總把愛主之心，驅除一切畏懼失望的惡念，邪魔便無法再來擾亂了。

謙遜的人必能忍耐；謙遜和忍耐兩種德行，是相輔而行的。賢婦忍受內外諸苦，在各樣患難中常常心平氣和，從沒有絲毫疾言厲色；幾時心中憂苦非常，也只一味依恃天主，聽主安排，從不會去尋求世人的慰藉。一面又竭力遠避人們的稱譽和榮寵，可是一遇到被侮受辱的機會，便趨前迎接，惟恐或後。幾時伊受了侮辱，或是遭人冤誣毀謗，總顯出非常的忍耐，還始終不使他人知道，怕有人替伊報復。伊的性情本來是躁急的，修到這樣地步，的確很不容易。

賢婦待人接物，無論貴賤貧富，總是一樣殷勤，一樣敬愛。對於來託伊代禱，或是請伊援助的人，也都一律看待。有人來向伊呼冤訴苦，伊必傾耳恭

聽。伊雖則終日忙忙碌碌，又喜歡獨處靜修，但是一見人有痛苦患難，便不怕費時費力，立即前去撫慰拯援。替人辦理事務，不論大小，總是一般小心週到，而且不嫌煩瑣。曾有一賣蛋婦人，生意不利，賢婦便詳細教伊養雞的方法，那婦人得了賢婦的指導，生涯便旺盛了。賢婦的謙和忍耐，真有些不可思議。

像賢婦這樣一個貧賤人家的尋常婦人，蒙天主恩賜許多奇能異寵，享着聖德的盛名，受達官貴人們的尊敬，自然不免要有一般志卑氣狹的人，因生心嫉妬，而加以侮辱毀謗了。但是賢婦甘受凌辱，非但沒有半點怨恨心腸，還要以德報怨，實行那愛仇的聖訓，爲仇人求主寬宥。

賢婦的長女沙斐亞曾述及一事道：「一天，我在主人家中服役，有一個鄰家的婦人走來。伊不認識我是誰家的女兒，便毫不留意地信口胡說，謾

評我母親。我聽了忍氣吞聲，不發一語，晚上回家，便順便到紀賢爵邸，把這事告訴給我父親。父親恰好和那婦人的丈夫相識，便立刻跑去責問，警告他的朋友道：「若你不起早約束這長舌婦，定要弄出事來。」後來聽說那婦人被丈夫狠狠打了一頓，在牀上臥了好幾天，不能起來。這件事，被我母親知道了，便重重譴責我，罰我面壁好幾天，又到父親面前，好言規勸了一番，才帶些糖菓，親自到那婦人家問候，求主賜伊早日痊愈。

第十二章 剛毅勇敢備嘗諸苦

一般輕棄世榮，不求暫福，修德立功，專心事主的人，對於世俗上的逆境艱難，神形困苦，固然比較常人容易忍受。因為聖賢們熱誠愛主，一心想慕天堂，常覺着神慰神樂；肉身縱然苦到萬分，精神却常安和悅樂。那時候，教他勇敢，教他忍耐，並不為難，然而一個人嘗過了這種神味神樂，一旦教他

拋却了平穩的道途，去走那滿地荆棘，崎嶇突兀的苦路，不問事情的難易，不顧旁人的譏評，緊跟着釘在十字架上的主宰，上加爾瓦畧山去，這就很可能了。要是沒有極大純粹的愛情，就怕絕對不能做到吧！前面講過賢婦怎樣常和天主心心相契，滿懷神慰神樂，對於世上的種種困苦艱難，何等欣然順受。可是天主要賜伊特別的奇恩異寵，先要伊修到極高妙極純全的地步；因此，竟給伊最厲害最難當的境況，加給伊許多神形的苦難，尤其是奪去伊心中所有的神慰，使伊感覺到最深刻的痛苦，還許惡魔用盡千方百計，來擾亂伊心神上的安和。我們看了下面的事蹟，才知道賢婦的勇敢剛毅，可算得是絕無僅有的了。

天主先把肉身上的苦楚加給賢婦。伊的四肢百體，三司五官，差不多樣樣都有毛病，好像天主要把伊全身的筋骨血肉，完全鍛煉過一般。伊常患

頭痛，每逢瞻禮六午後吾主受難告終的時候，痛的更加劇烈，痛極了，不能再支持，只得暫到床上躺下。然而迫於家計，不得不勉強起來操作，但是終覺力不從心，不由得淚下如雨，就舉目瞻望苦像，哀求吾主矜憐，把自己的痛苦，合着吾主茨冠的苦，一併獻給天主，爲補贖世人的罪過。

伊的兩眼，日夜像針刺一般，有時竟痛的不能睜開，却依舊勉強工作，最苦的是縫紉了，可是伊從沒有提起過害着目疾，要找醫生療治；假使不是神師命他直說，他人始終不能知道。伊兩耳，也因患着痛風，不得不重重包裹；但痛苦非但不減，暑天把耳朵包着，更覺得非常難受。不知怎的，伊的舌頭，不拘吃甚麼東西，總覺得又苦又辣；可是賢婦常想吾主喝酸醋苦胆的苦，始終隱忍。最奇怪的，他的鼻子，常嗅着世上罪惡的臭氣，幾時和罪人交談，尤其覺得難受；但賢婦救靈心切，遇着罪人，偏格外殷勤勸導。除此以外，

伊的四肢，背脊，和寸寸骨節，都覺着非常疼痛。總之，賢婦全身感受無限的痛苦，可說時時為主致命。

這些肉身上的苦難，在常人已是無一堪當，然而這還不是賢婦最大的苦難！伊所覺得最是難受的痛苦，便是在天主給伊最嚴厲磨鍊的時候。據貝地濟樞機說：那時候，賢婦心中的神慰，像日落西山一般，光明漸漸隱滅。伊心中便覺得天昏地黑，心紛意亂，神志模糊，滿目荒涼，萬愁叢集，心硬像鐵石，情冷如堅冰。便在祈禱時，也覺得乾枯無味，意興索然，好像全身處黑暗中，不見一綫光明。伊不見了素所熱愛着的天主，徒然仰天呼喚，四處招尋，可是那天門總是緊緊閉着，影響全無。雖則有時那天上淨配，偶然下顧，却又像電光一閃，瞬息倏已遠去，去後回思，更覺孤苦不堪。有時超性神光，從烏雲中稍稍透露，但是這一點微光，只給伊照見世上罪人們積惡的

深重，和將來永罰的厲害，因此心內悲傷，愁苦萬狀；於是重將自己奉獻天主，甘作贖罪犧牲，既做了犧牲，更添上愁苦。這種內心的憂苦，層層疊疊，籠罩全靈，種種憤悶憂鬱情形，漫說常人感覺不到，萬萬說不上來，便是身歷其境的，也難言語形容。賢婦這時候，好比素來嬌養慣的富家兒郎，一朝家破人亡，流落做了乞丐，不知怎樣去挨餓受凍一般。然而賢婦當此萬苦齊來，呼籲無門的時候，非但始終堅忍，毫不灰心，却更加倍憤發，奮勇直前。譬如伊從前默想祈禱，一連二、三小時，猶以為短，此刻跪了十分鐘，已覺難堪；誘惑分心，片刻不絕，夏則蚊蚋圍繞，冬則足凍手裂，但是賢婦絲毫不顧，勉強堅忍，端跪不動，像木偶一般。伊有這樣的勇敢剛毅，所以不到幾年，肉情私慾，完全制服；伊的肉身，經過此番鍛鍊，反成了愛主救靈的唯一利器。無論怎樣的逆境艱難，神形困苦，都能怡然順受。到了這種境界，魔鬼的伎倆，

一無所施，天主的試驗，於是大告成功。

第十三章 甘心贖罪代作犧牲

賢婦雖則一生備嘗諸苦，却毫不介意，非但不希望痊愈，或是減輕些，却更求天主增加伊的痛苦：天主聽了伊的祈求，又加上了許多苦楚，因此賢婦越到後來，越是苦的厲害。賢婦這樣甘心受苦，究竟爲了甚麼緣故呢？這是因爲他眼見許多犯罪的靈魂，免不了要受天主的嚴罰，辜負吾主救贖的洪恩，很替他們悲傷憂愁，所以甘心情願，把自己獻給天主，作贖罪的犧牲，用來平息天主的義怒，賞賜他們回頭改過。我們知道天主有時候特地揀選着幾位聖人聖女們，作贖罪的祭品，專爲罪人做種種的苦工，獻給天主：賢婦一生言行，當然是很中天主聖意的，所以天主也早就選定了賢婦，做這一特選之器。

賢婦定志精修，便覺得天主要伊擔負這個重大的責任。曾聽得吾主對伊道：「我選你做致命的前鋒，爲了護衛信德，要一生受着致命的苦。」賢婦進聖三會的那一天，領聖體後，祈禱中，覺得神情超越，便在這時候，吾主把這個重任，明白交付給伊道：「來吧，我女，我要給你嘗許多忠僕們嘗過的滋味。」又道：「我已派定你去提醒罪人，安慰憂苦；那些意志薄弱，被私慾蔽塞的人，你該幫助他們。你要遇到許多假熱心，却沒有真信德的人嘲笑你，輕侮你，謗毀你，你該爲我欣然承受。」賢婦越禱醒來，準備承行吾主聖意，又怕自己卑微柔弱，不能勝任，便不由得流淚嘆息。這時候，却又聽得一個聲音，對伊說道：「我的愛女，你好比一只小山羊，我是牧童，要牽你上犧牲之臺。我所說的，要完全應驗。」賢婦聽了，便重新把自己完全獻給天主，許願甘心忍受各樣的苦難，爲教人認識天主，愛慕天主。從此以後，賢

婦的心情，便完全變成宗徒的心情了。

許多聖人聖女們，爲了光榮天主的緣故，願意一衆人升天堂享福，單留自己在地獄裏受苦；但是下地獄受苦，非但是天主所不許的事，也還是未來的事，所以一般聖人聖女們更進一步，願意眼前受諸般的苦，受一生一世之苦，把自己獻作贖罪的犧牲，來救罪人們的靈魂。賢婦正是這個意思，天主也告訴伊，將來伊的一生，莫非是苦，要成一個又長久，又慘酷的致命。伊依恃着天主的佑助，勇敢地擔着這種難當的重任，神形困苦，日日增多了。天主看在賢婦的苦工分上，每每賜罪人改過。所以好幾次人們聽得賢婦在劇痛極苦中，忽然大聲喊道：「請衆感謝天主，感謝聖母，現在某某病人已辦妥當神功了。」賢婦拯救罪人的志願，萬分熱切，除了伊所認識的親友們，和踵門求教誨，或是求療病的人們，可以懇切勸導，使他們改過遷

善外，對於其他罪人，都用苦工來求天主特別加恩，賜他們悔改。還有一般窮兇極惡，殺人打劫的盜犯，一經判定死刑，就要押上刑場正法。賢婦在羅瑪城中，聽到這等情事，覺得十分傷心，便跪在天主台前，哀求天主，賜他們臨終痛悔，必等天主許了伊的祈求才罷。伊的丈夫道：「那時伊好像昏迷過去了，病痛加劇，無力支持，便倒在牀上。」

那時候，聖教遭難，教宗庇護七世先被奧國攻擊，接着又被法國軍隊圍困，聖京毫無生氣。賢婦憂傷至極，更加功祈禱，屢次跣足步行，到城外聖保祿大堂跪苦像前，流淚哀求天主，早息義怒，賜教宗早返聖京，主教司鐸們滿被聖神，修士修女們勤修聖德，信衆各竭忠誠，捍衛聖教。一天，正在熱心祈禱時，忽聽得有聲回報道：「聖教仇敵失敗在即，教宗某日返駕，進城時榮耀非凡。」後來果然完全應驗。可是這時羅瑪在亂黨勢權之下，一班放

肆作惡的人，天天在城中陰謀密議，要推翻聖教，剷除良民：賢婦神目見了這種情形，益發傷心難受，祈禱更加熱切。吾主聽伊哀求，屢次破敗惡謀，聖京安堵如常，還許賢婦在世時，決不遭着這樣的毒害。這樣看來，賢婦自作犧牲，身受諸苦，不但救拔了許多罪人，還免去了衆人的苦難。和伊同時代的羅瑪人，是多麼有福啊！

第十四章 力戰獄魔摧折奸謀

賢婦把自己獻作了贖罪的犧牲以後，所有拯救的罪人，多得不能計數，魔鬼眼見許多已經攫取到手的靈魂，竟被賢婦硬奪回去，不禁怒氣沖天，想盡各樣方法，和賢婦爲難。起先在賢婦祈禱時大施誘惑，對伊像司做出種種奇形怪狀，來擾亂伊的心神，運用汚思穢念來迷惑伊的意志。然而賢婦和天主相契甚深，這種伎倆，總是徒然，一經察覺，卽置不理。魔鬼見一計

不行，便再用一計，竟明目張胆地攻擊起來：有時顯出醜形怪相，肆行恐嚇；有時裝着美貌冶容，甘言誘騙；趁着賢婦痛苦難堪，心紛意亂的時候，竟直接攻擊起伊的信德來了，說：「聖教會中一切超性奧妙的道理，都是假的；什麼降生，受難，聖體聖血等都是沒有的事；死後復活，公審判，和地獄永苦等更，是渺茫無稽；」說得天花亂墜，勸賢婦不要相信。賢婦正在滿懷愁慮的當兒，受了這樣厲害的誘惑，更覺志昏慮亂，不知怎樣才好，只得流淚痛哭，啜泣呼號道：「我完全相信聖教會的各樣道理，我堅確地相信這些都是從天主默啟來的；我的天主啊！我相信你，我盼望依靠你，我全心愛慕你！可咒的魔鬼，因耶穌基利斯督的聖名，命你走開。」伊連聲呼喊，再三念着耶穌聖名，魔鬼去了，但是不多一會又來了。惡魔對賢婦道：「你真愚笨極了！你竟笨得會相信死後真有審判，這都是愚夫愚婦們在那裏做夢，教人

活着受罪罷了。天主聖子怎會降生到世界上來做人，還要被人釘死架上？請問他爲誰死呢？爲什麼要死呢？一賢婦聽了便回答道：「哄世騙人的惡魔，你們爲什麼這樣怕十字聖號呢？爲什麼我們畫了聖號，你們就要逃走呢？」說着便畫了一個十字。果然這一羣惡魔，都咬牙切齒，罵着跑了。

魔鬼連吃了幾個敗仗，怎肯就此罷休，過了幾時又來對賢婦道：「你這樣苦活着有甚麼好處呢？豈不知人一死就完了嗎？你看世上不少明白和名位顯赫的人，都怎麼活着？要是真有審判，和永遠地獄，他們敢這樣大胆嗎？」魔鬼這回用詭辯派的方法來誘惑賢婦，又是大大的失敗。賢婦不但

不稍寬縱自己，反因此更覺得罪人們的處境，實在可憐，常被魔鬼當小孩子一般玩弄着，把世上暫時的假福，騙去了天堂永遠的真福，於是更加懇切求主，光照他們昏迷了的明悟，感動他們頑梗的心，導引他們去走常生

的道路。魔鬼見了，萬分懊喪，只得暫且退走，再作計較。

過了幾時，大小魔鬼成羣結隊而來，有的扮作賢婦素識的修士，有的裝做主教來見伊，長篇大論，說賢婦的生活，不合正理，也為天主所不許。伊所行的苦工，不但傷身害己，而且膝下兒女成羣，萬一有了不測，不是又害了他們麼？況且苦身克己，原是修道人的事，世俗人不該妄試。最後，竟大聲責備賢婦道：「你究竟想什麼呢？你想這樣苦身，就可以成聖嗎？你做的事，在天主眼裏好算什麼呢？該知道天主是極寬宏，極仁慈的；你以為不吃苦，不能中他的聖意，這就錯了！」賢婦聽了這番議論，起先不免有些疑惑，心中不住地求天主護佑；一會兒忽然明白那些來客，都是魔鬼借形，便呼喊道：「可咒的魔鬼，快卸下假面具，給我走吧！天主果然用不到我，但我沒有天主不行。我知道他愛我，但要得天堂，少不了吃些苦。祈禱苦工，是攻擊你們

的利器，天主沒有不喜歡的。一魔鬼見賢婦識破，大吼一聲，霎時都不見了。賢婦驚得呆坐地上，好一會才回復了知覺。

魔鬼幾番失敗，抱恨至極，就趁夜深人靜，家人熟睡時，蜂擁而來，到賢婦房門前咆哮怒吼，躍入窗戶，張牙舞爪，奔突到伊牀前，百般恐嚇，甚至翻檯倒椅，拳足交加，把賢婦打成一團。一夜，賢婦正在房中安心祈禱時，忽然擁進無數醜惡魔鬼，擠滿了一屋子：一個現着獸形，一個人身獸首，還有一個露出惡相，對着賢婦大肆咆哮，個個渾身漆黑，狀貌猙獰。賢婦見了，心胆俱裂，只聽得他們商議道：「這個婦人該殺，這時正好下手，教他不得好死。」說罷，一齊猛撲過來，幾個反縛了賢婦的兩手，幾個又住伊的喉嚨，一齊向伊身上，頭上，胸膛上，揮拳狠打，有的還咬伊的手，拔伊的頭髮，蠻橫兇暴，無所不至。這時賢婦只剩一口氣，却不出半句怨言，反爲了愛主救靈的緣故，

欣然樂受。惡魔計窮智竭，正要罷手，忽想賢婦這時神志昏迷，身軀無力，不妨誘以邪淫的意念，便做出種種醜態；然而賢婦神形純潔，對此最爲痛恨，於是振作精神，大聲呼主垂佑矜憐，惡魔立即紛紛潰退。

賢婦屢受這種魔鬼擾害的苦，不知有幾多次數，以後竟成了一司空見慣。一據伊的神師那筭理神父說：「每當深夜睡夢中，忽聞異聲大作，便一躍出床，披上了衣服，套上了領帶，手提聖水壺，闖進賢婦房中，則見賢婦躺在地，滿面紅腫，於是向伊身上和四壁，遍灑聖水，惡魔才退去；好幾次都是如此。」這樣看來，天主給賢婦走的道路，果然大出尋常，非常人所能思擬的了。

第十五章 功深祈禱療病奇能

賢婦抱着宗徒的志願，充滿了救靈的神火，切願普世罪人回頭改過，外

教人棄邪歸正。但伊不能像司鐸們出外傳教講道，惟有以祈禱苦工來酬償伊的志願，時時刻刻，爲普世靈魂，普世司鐸，尤其是普世的共父，繼續聖伯多祿位置的教宗，熱切祈求。天主看伊心專情摯，每每俯允所求，可說得是有求必應的了。的確，祈禱的效力，是不可思議的。賢婦既然是天主鍾愛的兒女，伊所求的又都是爲光榮天主，合着天主聖意的，自然百求百得了。所以賢婦一生，因着祈禱的神工，不但救拔了許多靈魂，阻止了許多罪惡，還醫好了許多病人。天主賜給賢婦許多殊恩異寵，這療病的奇能，也是天主特別鍾愛賢婦的一種憑證。

我們已經知道賢婦很愛窮人，常省些錢物做哀矜，盡力救濟，及聞吾主說過：「施捨貧人，就是施捨我，」更謹遵聖訓，把窮人當作吾主的肢體，雖則自己家中，也是常苦匱乏，但窮人來求乞，總是慷慨施濟，從不拒絕。有時

自己正在患病，但遇着別的病人，喚伊相助，也總趕快前往，自身病痛不暇顧惜。伊又時常到醫院中探望病人，殷勤服侍，善言寬慰，爲他們祈求，減少病苦，增加神力。天主不但允伊所求，還賜伊療病異能，屢顯奇蹟，在列品案中，有詳細的記載。現在先把這事的起因，畧講一下。

吾主在把這種殊恩賜給賢婦之前，先顯一聖蹟，治愈了賢婦自己的病症。某次，賢婦患病危篤，死在朝夕，醫生都已回絕了，家人也已失望。吾主忽然顯現，身穿紫衣，外罩絳色長袍，光彩奪目，輝煌華麗，真是有話難描。賢婦一見，便覺神清氣爽。吾主拉着賢婦的手，溫語撫慰了好一會，賢婦的病便霍然全愈了，吾主亦即隱去。賢婦心中，真有說不盡的愉快，感激，喜樂至極點，不禁發聲呼喊出來。家人聞聲驚醒，齊來探問。賢婦道：「好了，好了！吾主醫好我了！」說着，便起身念經作事，一如常時。後來賢婦每次和伊神師談

及此事，總是不住地感激涕零，稱頌天主仁慈。

便在這一次顯了靈蹟之後，吾主賜給賢婦療病的奇能。但賢婦始終隱秘着，不教他人知道；常用家中所供的聖母像，給人治病，治愈了，便歸功到聖母，說是聖母的靈蹟。

有一位富家太太，害着胃病，苦得厲害；不多幾時，肚子上又長了一個毒瘡，不時發寒熱，醫生看過，說非割不行。那病婦很覺害怕，便去和神師商議。這位神師和賢婦素來相識，便勸病人一心依靠天主，且說：「我認識一位夫人，聖德不凡，多行奇跡，我去請伊設法便了。」於是到賢婦家中，說明來意。賢婦答道：「該求聖母治療。」就請神父取了些聖母像前的燈油，帶去教病人擦在患處。神父去後，伊就為病人祈求。那病婦果真聽話擦油，過了一夜，瘡即潰破，出了許多惡膿，再過一兩小時，連瘡疤都消滅了，便同神師

到賢婦家道謝，還許下常年擔任聖母像前的燈油費。翌日，果送來一瓶燈油，可是後來食言，再不送油，天主就降顯罰，使他家道忽爾敗落，不堪窮苦。賢婦知道了，一面爲他哀求天主，平息義怒，一面勸他順聽主命，切勿怨恨。又有一位修女害着相仿的病，醫藥全不見效。這位修女曾和賢婦見過幾次，只知道伊是個尋常熱心的教友，並想不到伊是個聖德不凡的賢婦，所以同會修女替他去請賢婦設法，伊却無可無不可，不很信託；虧了本院神師素知賢婦大德，把修女責備一番，給伊講明賢婦種種奇蹟。這位修女，便拿賢婦帶來的燈油，敷些在瘡上。第二天醫生來看，準備開刀，解衣一看，說來真是奇怪，那瘡竟影迹全無了。

那時正值法皇拿波崙一世侵佔了意大利北部，把愛多里王后驅逐出國。這位王后，便是上面講過的瑪利亞魯意斯。伊國亡家破以後，被法人押

送到了羅瑪，關在一座修院裏，當作一個華貴的囚犯。伊木來多病，受了這番挫辱，神經錯亂，便得了很厲害的癲癩症，隨時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曾經請過許多名醫到院診治，却都束手無策。這時，王后聽到賢婦醫好修女的奇聞，便立刻請到賢婦，求伊治療，說得非常謙遜懇切。賢婦聽了，欣然應允，便在伊額角上，和胸膛上畫了十字，說這可怕的病症一定會痊愈。果然，從此以後，這病就永遠不發了。醫生們都驚奇得說不出口。以後王后對於賢婦非常敬重，有事必求指教，終身弗替。

一天，賢婦去見神師，途中忽遇大風雨，便就近到一家借傘。恰巧這家和賢婦相識，主婦便請進稍坐，告訴伊家中住着一個窮苦婦人，這時正奄奄待斃。賢婦進去一看，只見許多人圍着哭泣。病人床邊，點着兩枝蠟燭，還掛着一條領帶，方知已領過聖事，只等斷氣了。賢婦心中，大覺不忍，便走上前

去，伸手覆在病人已經冰冷的額角上，默禱了一回；隨即轉身對着主婦道：「你們勿憂，蒙天主大恩，伊的病已痊愈了。」這時雨已停止，賢婦便告辭出門。主婦送過賢婦，回身進房，病人已能起身說話，要吃東西了。那時，賢婦走得還不遠，病婦和家人一同追上道謝，賢婦便和他們同聲感謝天主。

賢婦療病的奇蹟還多，上述的，不過幾個顯著的罷了。我們看了這些神奇的事蹟，便可以知道賢婦祈禱的效力，是多麼偉大啊！

第十六章 熾愛出神聖體靈蹟

賢婦一心愛慕天主，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目的只是天主，只求中悅天主的聖意。伊的心靈，好像一愛德之窰，一神火炎炎，無時或熄。常人對着天主，覺得是無形無像，無聲無臭，伊却像到處看見，到處感覺，真如聖依納爵所說：「眼見天主於世界萬物中，又見天主在萬物中爲我操勞，爲我費心。」

一般。

相傳聖女日多達蒙吾主特寵，簡伊的心，做自己的宮殿。賢婦也是這樣，伊的心房，成了吾主的園圃；諸般德行，馥郁芬芳，大蒙吾主愛賞。吾主不時顯現，獎勵勉慰，賢婦樂極出神，隨時隨地，都現着這種景象。一天，賢婦正在灑掃揩抹的時候，忽見吾主顯現。伊心中便覺愛火勃發，不可遏止，却因工作未完，只得掉頭避過。但吾主仍柔聲和氣地喚着，伊沒法躲避，就站着出了神，雙目向天，手裏仍執着掃帚，知覺全失，竟像石像一樣，好一會，才回復了原狀。一次，賢婦在罽蛛網時，又出神了。長女沙斐亞起先不知道這種原由，見母親呆站着不動，便說道：「媽看清了麼？屋角裏沒有什麼啊！」又有一次，賢婦在吃飯時出了神；幼女瑪利亞見了，大聲喊說道：「媽死了！媽死了！」伊的丈夫想伊是睡着了，狠狠責備道：「你不怕丟臉嗎？夜裏睡不穩，

吃飯時，竟會睡着了！又一次，伊在念經時出了神，多敏我責問得更嚴厲，說：「怎的念經時也睡着了！不知你夜裏幹些甚麼？」只有沙斐亞見識較清，知道這種情形，決不是睡覺。可是賢婦自己，除了神師外，總不肯說明情由，所以多年多月，大家莫明其妙，這樣看來，賢婦愛主之情，真時全心，全靈，全意地愛着。

賢婦蒙了天主格外寵愛，也格外愛慕那恩寵的泉源，便是耶穌親立的聖體。伊每次領了聖體之後，愛火燃着，神樂滿懷，莫可名狀；伊那時的心情，只有吾主知道，我們不能窺測。不過我們從吾主給伊發顯的奇蹟看來，便可以明白賢婦熱愛聖體的大概情形。

羅瑪有一位神父，見賢婦天天領聖體，有些奇怪，疑心伊假熱心，（那時，人們怕褻瀆，不敢常領。）一天，他見賢婦又來領主，就給伊領一個沒有祝

聖過的麵餅。這天，賢婦心中覺得十分枯寂無聊，却萬料不到那司鐸弄的手脚，伊只自責自問，總以為自己預備不週到，愛情不熱切所致。但無論怎樣做，總覺得伊心裏是空空的，便對吾主道：「吾主，今天不知怎樣，似乎沒有領到你。」吾主便說出其中緣由，還命伊去告訴神師。那位神父便受了一番責備。

賢婦領聖體後，吾主不時在麵形中顯現出來，給伊看見，安慰伊，勉勵伊；一天，又給伊發過一個大聖蹟。這回的聖蹟，是在羅瑪聖嘉祿堂，就是賢婦進聖三會穿聖衣的那堂中發的。當賢婦和其他領聖體的人們，同跪上了聖體欄杆，神父正轉身念着一卑污罪人：「這遍經的時候，神父手裏捏着的那一個聖體，忽然自己脫指飛出，在空中停留了一會，再飛到賢婦面前，站在伊伸出着的舌頭上。滿堂的人，都目覩這回奇事，那位神父更驚奇

得了不得。從此大家對於吾主聖體，更加虔誠恭敬，不敢怠忽了。

賢婦謝聖體，時候很久，凝神斂志，和吾主深相契合；往往出神，不省人事。大概人知道伊聖德不凡，都表敬意；可是也有那冷淡的，嫉妒的，借此譏誚伊。賢婦受人譏誚，固然毫不在意，但幾時聽見他們有凌辱天主的話，就覺得十分難受。因此，伊得了奇恩異寵，總是隱秘不宣。漸漸吾主顯現的次數越發多了：不拘在堂中或是家裏，在祈禱或是工作的時候，伊一見吾主，便出了神，弄得隱秘不來，有時竟耽誤了工作。伊於是情願犧牲神樂，求吾主免賜光顧；或則今天到這堂，明天換到那堂，只求避人耳目，免人注意。

然而賢婦越要自秘，天主却越要將伊顯揚，在賜給伊驅魔，治靈，療病等種種奇恩異寵之外，又賜了一個特別的大恩，便是下章所要講述的那玄妙神秘的光球。

第十七章 玄妙光球纖微畢現

我們在第六章裏曾提起過賢婦進了天主聖三會之後，不久便常見有一個光球，在伊眼前顯現着。這個光球，像太陽一樣，光耀明亮，却是神奇玄妙得不可思議。幾時賢婦遇到了疑難問題，或是要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或是結果，又某人靈魂或肉身上的光景，和一切有害於國家和聖教會的陰謀詭計，以及各地方的天災人禍，不論過去未來，或近在咫尺，或遠隔千里，只須一看那光球，便可以明白個仔細。天主賜給賢婦這個特別的奇恩，是因賢婦在天主前負着極大，極重要，又是極難當的使命，不但要伊把自己獻作贖罪的犧牲，來拯救罪人，感化頑梗，還要伊導引人靈，維護聖教，破壞惡魔詭計，所以在許多恩賜以外，又加上了這個神奇莫測，絕無僅有的特恩。

起初這光球，只像一個火團，待賢婦的德業日漸修成，光球也日漸明亮，後來竟和太陽一般，亮得炫耀奪目，不能逼視。（見賢婦像左上角）假使賢婦偶然有了小過失，那光就變得黯淡，待痛悔改過後，又明亮如初了。那麼，天主把這光球賜給賢婦，不但用以應付賢婦的需要，也給伊做勤修純德的寶鑑。

起初，賢婦見了這個異象，不知天主聖意，只怕魔鬼在那裏作弄，便覺惶懼不安，把這事告知神師。神師命伊求主指示，吾主就安慰伊道：「這是我給你的一面鏡子，教你看了，便知道是好是歹。」

賢婦講述這光球的形狀，說光球像太陽，週圍光芒四射，上面蓋着一個大茨冠，茨冠兩端有兩根很長的刺，好像兩根杖，在球面上交叉着。（見像）光球的右面，坐着一位莊嚴美麗的婦女，雙目向天，像越禱模樣；伊的衣服上，奇光煥發，額上豎起兩道明光，正和梅瑟下山時頭上戴着的一般。光球中

心，格外輝煌炫耀，似乎把下面的黑暗壓抑着不許上騰。據當時一位熟悉神秘意義的名士解說：「這光球表示天主第二位的天主性，茨冠長刺表示天主第二位降生受難時的人性，那莊嚴的婦女表示天主第二位，是光明智德之源。」這種解釋堪稱允當；賢婦深明神秘事理，對此亦表贊同。

凡是世界上所有經過的事，賢婦都能在這光球中看得明明白白。每到晚上，伊斂神誦禱的時候，便不時舉目瞻仰光球，來灼熱伊的心。天主每在這時候把種種人物事態，在光球中給伊顯出。幾時伊要知道別的事情，那景象就變換了。賢婦雖蒙主賜這殊恩，却從不輕易瞻視；每次瞻仰，伊心裏總懷着莫可名言的敬畏。遇有光榮天主，或拯救人靈的事，伊便依着天主聖神的默啓，或是神師的命令，仰視光球，明見一切。伊所看見的，有時是事物的本相，比方疾風，暴雨，迅雷，掣電，地震，涵濤，瘟疫，戰爭等；有時是事物的

借形，比方白刀，荆棘，花冠，炮彈，寶石，金珠等。好幾次伊看見光球從上至下分裂開來，湧出像瀑布一樣的鮮血；又有幾回，伊見黑色的氣球忽然着火，迸散濃烟，滿佈地上，中間雜着兵器，烟火。幾時賢婦要看見某一事物，那些現像便霎時隱滅，伊所要見的事物，就顯現出來，分外清晰。賢婦看這光球，好比我們看着幻燈；往往光球中顯現的景象，很有些奧秘難明，天主就給伊解釋；但是有時候天主不就說明，等事實來印證驗明。

天主賜給賢婦這個特別的恩寵，是久長的，不是暫時的。從伊初次見這光球，直到伊六十八歲上去世時爲止，賢婦憑着這個特恩，洞燭隱秘，明見未來，給人解決疑難，揭破陰謀，先後共歷四十七年，從沒有間斷過；這四十七年中神奇的事蹟，多得不可勝計，細述起來，寫幾大冊還怕不彀。賢婦得此神秘奇恩，真是不可思議，幾乎令人不能置信；可是事實昭彰，人證確鑿，

不容稍有疑慮。而且賢婦藉此神妙光球，成就了許多榮主教靈的事，顯見得這是天主全能奇妙的作用，萬不是魔鬼弄的幻像啦！

第十八章 通徹奧秘洞燭未來

賢婦，本來是個平常婦女，不曾受過高深教育，談不到求學二字，可是伊既和天主深相契合，又得玄妙光球的燭照，舉凡超性奧理，人心隱密，都可一望而知，不必思索推究。有人問，天主既無窮仁慈，怎麼又預定世人的永福永禍；又有人問，天主性和人性結合，怎的還能受苦死亡。解答這些問題，博學士們也都很費功夫，賢婦却只須一望光球，便答覆得十分圓滿，而且明白透澈。

一次，伊的神師和人討論常生永福的道理。神師以爲信友中，多數不得常生；那問難的人却不以爲然。後來賢婦知道了，便仰視光球，看那一天去

世的靈魂，結果究竟怎樣：伊看見升天的很少，連十個都不到；到煉獄裏的也只是少數；可是下地獄的紛紛霏霏，如冬天的雪花一般。這樣，便給那個難題，下着一個準確的解答。

賢婦得了這光球的奇恩，做起默想來，自然用不到甚麼書本了。伊默想耶穌山園祈禱，只須一看光球，就見那時各樣情景。便是吾主生平事蹟，在白冷，納匝肋，厄日多等處，一切細關節目，以及屋舍桌椅，起居動靜，伊都能細細講述。聖母，聖若瑟，若翰，和其他古聖們的事蹟，也都能在光球中看見。然而賢婦非經神師許可，總不輕易講出。

賢婦既能明悉天主事理，自然也能窺見人心的隱秘。伊導引着幾個青年子弟，當作自己的神子，把他們的靈魂，照顧得非常週到，格外關心。幾時從光球中看見了他們受着誘惑，往往親自前去指教，或是警告責備。神子

們領聖體前，有時去問伊靈魂上有無不妥。伊望了一下光球，就說：「放心吧！」或說：「你忘告了某罪，」或是一告罪時忘了某某情節，「都說得一點也不差。」

一次，賢婦往聖巴爾多祿茂堂中望降福，主禮的是一位主教。賢婦在光球中見這位主教心中有許多誘惑，擾亂不安；降福畢，便依着吾主的默導，立去請主教相見，把他的心事，一一說出，又教他退誘的方法。主教聽了，驚訝至極，殷勤請教；從此敬愛賢婦，至死不衰。

有一位奧斯定會司鐸叫卜夏廉，素稱有德，曾爲某事懇切求主。當夜他看見兩個天神顯現出來，給他說，那事一定成功。卜司鐸素重賢婦，便託賢婦的神師，轉詢究竟。賢婦一看光球，便說這是魔鬼冒充天神來哄騙他，這事定必不成，結果真是如此。

教宗良十二世在位時，有一位宮廷主教叫吉利斯筭第，奉命將到拿波里去。苦難會某修士勸他不要去，說：去了必遭變故，不得生還。恰巧吉主教遇見賢婦的神師，便託他轉請熱心有德的聖靈，替他解決一下。神師便把這事轉告賢婦。賢婦昂頭向光球一望，笑着說：「神父，你教他放心去吧！定能安然回來。假使他不相信，你便可以對他說：他心中正想着某事，爲了某種緣故，不能實行。」又說：「他到了拿波里，要到某修院去見兩位修女：一位素稱有德的，可是主教對伊該謹慎，不可深信，因伊已陷入錯路了；還有一位，人都當伊瘋癲，主教却該和伊商議，伊能道出那事的究竟，但是請伊到客廳的時候，要遇到許多週折。」神師把這些話給主教轉述，他就非常驚訝，說：「我所想的那件事，藏得萬分秘密，從沒有告訴過人，連我的神師也不曾知道，如今我可放心去了。請你轉託這位靈魂，爲我求天主。」以後，

主教多方探問這位有聖德的人是誰，可是神師受了賢婦囑咐，終沒有說出賢婦姓名。過了幾時，吉主教陞任樞機，害了幾次病，却都得痊愈；末了，又患微恙，不以為意，賢婦却在光球中見他終期已近，便遣人奉告，囑備後事。這位樞機，就預備善終，果然，不多幾天逝世了。

一天，賢婦在光球中看見伊素來關心的某人，因着事業失敗，正思自盡，便立刻請伊神師去解救。神師去了，見他正在房中，狀極慌亂，就把賢婦的話，說給他聽，並好言安慰了一番。那人又驚奇，又感激，老實供認，說：「要是神父遲到一分鐘，我已飲彈畢命了。」

諸如此類的事實，多得不能罄述，這裏不過隨意揀幾件寫寫罷了。

第十九章 目見亡靈身後禍福

凡人一朝身死，靈魂或上升天堂，或暫羈煉獄，或下墮地獄；因此，我們對

於父母兄弟，親友恩人，身後的禍福，都很爲關心，却誰也不能知道其中的究竟，惟有代亡人祈禱，求主早賜升天罷了。可是賢婦憑着伊的玄妙光球，對於亡者靈魂的境況，都能在光球中窺見底蘊，一覽無遺。幾時伊爲某亡人代禱，在祈禱的時候，就看出這人身後的境遇。凡在煉獄的靈魂，往往在光球下部顯現，作玷污的心形，或作暗晦的鑽石形，連他們所受的痛苦，受苦的緣由，和羈留時期的久暫，都能看得明明白白；伊於是大發慈心，爲他們加工祈禱，加作苦工，來援救他們，減輕痛苦，縮短刑期。那人若已升天，獲享永福，便在球中顯出發光的心形，或作光明燦爛的鑽石形，賢婦只須舉目一望，便已完全了解；這些現象，一剎那間，便已過去，光球隨即回復原狀。假使那人已下地獄，則見光球左邊條現無底深洞，狀極可怖；賢婦便見那不幸的靈魂，受各樣的奇刑劇苦，和所以受這永苦的原因，一瞥眼，便已看

得清楚，頃刻雷轟電閃，影像全消，球中光明如故。

賢婦每見地獄靈魂，總不肯說出姓名。伊的神師一次對伊說及下地獄的人，不必再加愛惜；把他們宣佈出來，教人知道，使人警惕，不算有傷愛德。賢婦回說：「這些人果然無可愛惜；可是他們的家屬親友，還在世上，總該敬愛，一經說破，不教他們羞慚難受麼？」

羅瑪聖嘉祿堂，聖三會總會長司鐸，名若翰聖母往見，接到他父親去世的凶耗後，就請賢婦代禱。賢婦便說他現在煉獄，並說明所爲何事，更把他生平事蹟一一指出，說得很詳細。這位會長聽了，非常驚異，說道：「我從不曾和賢婦講起過亡父事蹟，伊怎會知道得這樣詳細呢？」

當時有一位著名鉅紳，生平恣情逸樂，專事遨遊，頗欠教友本分；死後，賢婦向人說他已救得靈魂，因爲他，不但寬宥了他的仇人，還以恩情待他；但

他虛耗歲月，須在煉獄中補足，才得升天。

有一位司鐸生時辦事勤敏，熱心講道，很受人推崇稱道，去世後，賢婦見他在煉獄中受刑極爲慘酷，因爲他一生行事，不爲天主光榮，只爲貪慕虛名，求人稱譽的緣故。

賢婦素識的某信友，大家認他是有德行的，賢婦却見他在煉獄中備嘗劇苦，這是因他喜歡結交有勢力人，不知輕棄世俗，一心歸向天主，才受這樣嚴罰。又有某女，是賢婦的好友，頗得超性神光，但死後也因不曾謹守默靜，和不會善用吾主的恩寵下煉獄，有兩位和賢婦相識的修士，一位很有聖德的聲名，却不免有些專斷，另一位有名望的神師，暮年不免分心務外，這也是他行使職務時所難免的；兩人死後，賢婦就見他們下煉獄受苦；伊說那做神師的修士，如果更能嚴守會規，還不至死得這麼早。

賢婦曾在這神秘的光球中，看見過爲教宗良十二世搭的追思台。過了幾年，有人和伊談起這位教宗，當下伊就看見教宗美麗的靈魂在光球中顯現，像一塊燦爛的紅寶石，不過還沒有十分純淨；一會兒，這靈魂就漸漸降下來，不見了。

賢婦每在光球中看見異象，往往也聽見天上的語聲同時發出。一次，伊到堂恭與陶理亞樞機的追思聖祭，就看見，而且聽見說：所有在其小堂及他處堂中爲樞機獻的彌撒，本人概不獲得，都要留給煉獄中沒人想念着的衆煉靈；他日，有人在公堂中再爲陶樞機獻祭，本人才得稍減痛苦；他的靈魂現在煉獄中，爲了某某罪過做補贖，而且該做得很久。

嘉布遣會一修士蒙斐亞斯公去世時候，賢婦見他純潔的靈魂，在熾愛神火中，從病榻直升到天上，佔着天堂上前排的座位。又有一次，伊見一位

修士的聖靈魂，由聖母帶着，從地上飛到天堂，和至愛天神站在一起。

一次，耶穌會司鐸羅雪尼託賢婦代一近亡同會初學修士，叫伐洛利的祈禱。賢婦回說：這位修士死後，靈魂直升天國，無須代禱。羅司鐸聞說驚奇，便把他生時的大德，詳告賢婦。

傳教會陸勃底司鐸，病重時，曾託賢婦神師往詢賢婦何時才得離世。賢婦回說時候還不到。後來賢婦在光球中見這位司鐸的靈魂，從病榻上直飛到天上，還聽見讚美他隱德的聲音。又有一位傳教神父名福希，去世時還年輕，賢婦也見他的靈魂逕登天國。

某日早晨，賢婦到聖三會司鐸費迭囊跟前告解，便告訴他一件事，說他的總會長在西班牙當法國人攻入的時候，和一同伴出行，就在路上被法人凌虐殺死，並說他們為主犧牲，死後直升天國。費神父聽了很為驚駭，便

把這話轉告同會諸人。一月後，凶耗傳來，果和賢婦的話一般無二。

賢婦也見許多人同時下墮地獄，也有幾個霎時失落靈魂，猝罹永禍，各級各樣的人都有。便是教中神長，修士修女，也不在例外；有些外表很好，誰都相信必能獲救，不至慘遭永罰的。可是賢婦嚴守緘默，不論伊誰，絕對不肯道出姓名，也沒有人敢向伊探問。

第二十章 周知世上大小事端

賢婦既能洞燭人心隱秘，目覩亡靈禍福，對於世間一切事物，當然不難理會，詳悉無遺了：事情不論大小，地方不論遠近，時間不論過去未來，或是目下，伊都能憑着光球妙用，明白解答。往往病人害着疑難雜症，藥石無靈，來託伊代禱，求伊治療，賢婦不願行一靈蹟來治愈他，就給他說明害病的原因，疾病的癥結，和治療的藥物，沒有不立奏奇效的。有些病人自以為症

象並不凶險，不很着急，賢婦却知道他們終期已近，就囑咐他們趕緊預備善終，不必求治。賢婦的神子們一有疑難，就去請教，往往爲了些不很重要的小事情，去求伊指示解決，賢婦却總耐心答應，從不拒絕。有一個問伊，早晨要見某人，能否見到？賢婦就向光球一望，便回說，那人定必在家，連怎樣回覆，和此番會面的結果，都告訴得明明白白。還有一個，因家中沒有音信，心亂不安，來問他的神母。賢婦一看光球，就對他說：家裏的父母都安好，曾經寫過回信，却被郵局耽誤，信裏寫的甚麼也都說了。又有一個丟了抽屜上的鑰匙，向賢婦陳訴。賢婦叫他去細細找尋，說：「這樣漫不經心，也要天主保佑麼？」那人找來找去，却總找不到，賢婦就笑着道：「你不是丟在某處嗎？」下回該留心些才是。又有一個疑心他父親死的時候，遺下一筆鉅款，交在第三人手裏，因此心神焦灼，坐臥不安，來和賢婦商量。賢婦瞻視光

球便說：「你不必妄費心思了。這筆款子的數目，原沒有像你所想的那麼大；再則你父親還沒有病倒的時候，早就給他的底下人偷去了。他們也已死了，如今正爲着這事受苦咧。」

更有一人，也是賢婦的神子，因爲遭了患難，困苦不堪，便異想天開，竟去求賢婦在光球中看一看彩票頭獎的號碼，好發一注橫財來救他的急難。賢婦雖則明知他的苦況，哀憐他的窮困，也不敢貿然答應，先去替他求天主，好知道天主許不許。當下賢婦就聽得天主對伊說道：「小心，不要去看，這不是一件正當的事情啊。」

便是不素相識的人，賢婦也能知道他們過去未來一切的事。有一個羅馬商人的兒子忽患險症，病勢沉重，已難挽救。他的兩個姑母便來請賢婦代求天主。賢婦凝神默禱了一會，向光球望了一下，就說：「今番的病無妨，

不必害怕，却該記好五年以內，這青年要從馬上跌下來，等到抬送回家，已是奄奄一息，不能開口。那時你們該立即呼號耶穌聖名，發出信德依恃着，他便能開口說話。你們就叫他告解，給他終傅，切勿耽誤了；因爲他臟腑跌壞了，毫無救藥，頃刻就死。一果然，幾天以後，這青年的病好了。過了幾時，兩個姑母中一個先死了；那一個却牢記着賢婦的預言。五年之後，這青年一天竟跌下馬來，抬到家裏，已不省人事；那姑母便喊着耶穌聖名，一心依靠。病人也就醒了過來，告解領主，終傅後，隨即氣絕身死。死後，他的臟腑經醫生剖驗，才見得賢婦的話，句句真確。

一八一五年教宗庇護七世回羅瑪後，司脫郎皮主教打算向教宗辭去主教職務，安享餘年。這事預先有過接洽，看來是拏得穩的。可是這位主教素來信仰賢婦，便託賢婦神師轉囑賢婦代禱。賢婦舉目向天，就說此事不

能如願，教宗不但不准，而且不容分說，嚴令立即赴任。主教聽說，大不謂然，以爲賢婦此番必弄錯了。豈知下一天，主教進宮，等候覲見，恰遇教宗走過，一見就說：「朕已知道你的來意了，如今人，誰都推託身子不好，叫我們派誰當主教呢？去吧！就此動身前去吧！」說罷，竟不容分說，轉身走開了。後來那神師見了賢婦，說起這事，賢婦又說：「司主教終能如願，回到羅瑪度他，最後的歲月，但是日子很短促，只是來丟下他的一把老骨頭罷了。這位主教回任後，身體益發衰弱了，病痛不時發作。他好幾次請求調回休養，却總沒有邀准，他於是失望，不再想念回聖京休養了。他寫信給賢婦的神師，託他向賢婦轉述他的意見，賢婦却堅持着伊以前所說的話，毫不猶豫。果然，庇護七世不久去世，良十二世踐祚，便把司主教召回羅瑪，籌商要務，留在左右，很爲倚重。不料新教宗登極後，忽然害病很重，看來死在頃刻，司主教就

差人到賢婦家請伊爲教宗熱切祈禱。那時賢婦正在厨下備飯，當下便抬頭一望光球，笑着說道：「不，教宗還要替聖教會趕一番大事，決不就死，却該告知主教自己快預備善終。」那來人回說主教近來很爲康健。賢婦就正色厲聲道：「我老實對你說，再過幾天，主教的屍身就要抬到聖堂裏去了。」那時正當聖誕節，到了新年初頭上，司主教果然溘然長逝。

賢婦對於遠方的事變，無論已否發生，也都瞭如指掌。伊曾在光球中看見西班牙各處的屠殺，希臘的戰爭，法國大革命時候，巴黎七月間每天的景象，和法國軍隊在莫斯科的失敗。又曾對伊的神師詳細講述拿破崙一世日後的失敗，還看見他被囚在赫肋納島上，死時的境况，怎樣臥床待斃，怎樣愛苦失望，大發脾氣，以及他的墳墓，喪葬的禮儀。至於這位大英雄在世的結局，和身後的禍福，伊也早就看見得明明白白，不爽毫釐。

第二十一章 政局陰謀瞭如指掌

賢婦晚年，聖德的聲名，傳遍全歐，各國王公卿相，碩學鴻儒，莫不亟求一見；因此伊所居的小巷，常車馬盈門，絡繹不絕；伊越是自謙自抑，竭力隱晦，踵門求教的却越來越多。在羅瑪的許多貴紳顯宦，命婦名媛，以及教廷神長，每遇疑難要事，非請賢婦指教不行。凡屬進德修業有益身靈的事，自不必說，便是國家大計，政治難題，也有一班重要人物，前往賢婦家謁誠叩問，賢婦只須仰望光球，便能詳見底蘊，立即解答。那時歐洲各國，角逐爭雄，縱橫捭闔；政界陰謀，外交詭詐，瞬息千變，各弄玄虛，各逞手段，教人不可捉摸；可是一切密謀陰事，無論怎樣幻變，多麼複雜，一經賢婦神目，便如隔岸觀火，毫髮都能照見；連這事的前因後果，成敗利鈍，也見得一一分明，毫無遺漏。

一次，賢婦因事和法國駐意大使會面，大使先叩問了一番，賢婦回答得都很確實。隨後便詳述大使一生行事，說起他青年時代的事蹟，法國大革命時他所交的人們，怎樣在深夜被拘等事，更把他多年奮鬥時期內所犯的罪過，一一說出。大使驚訝未已，賢婦更和他暢談政況，詳述歐洲各國和全世界諸國的朝政，當局怎樣密謀設計，留意他們策略的發展，却大抵終歸失敗；各國元首各懷着什麼目的，大臣是否忠誠，有什麼心事；土國政府和某國交好有何用意，憑什麼方法來達他的目的。大使和賢婦談了一點多鐘才告別；出去的時候，驚奇駭異，不禁兩眼淚流，連聲說道：「奇事，奇事，一個婦人怎會知道這些事情，誰敢說伊不是滿被神光呢？全世界在伊眼裏，彷彿這香烟匣兒在我手裏一樣，伊竟什麼都知道！我們枉稱老外交家，却不能知道駐在國政府的陰謀密計，說來真是慚愧之至。」

約在一八二四年的當兒，米旭將軍自俄國回歸尼瑟故里，一天曾駕臨嘉布遣會修院，說起他在教宗良十二世頒賜如庇來翁大赦的那一年上，到羅瑪朝聖，忽然聽得俄皇大亞立山駕崩的凶耗，便大爲震驚。那時米將軍正任着俄皇御前侍衛的要職，參與機密，和俄皇很爲融洽，聞訊後，極感不安，便立即前往俄使館探詢虛實。使館人員回說，這是黨人散佈謠言，不足置信，因爲最近寄到的公文全沒有提及這事。將軍聽了，依舊滿懷疑慮，坐立不寧，再到沙歹月王后那裏探問；伊也說不會接到這種消息，叫他放心。末了，將軍和友人談起，那朋友就教他去拜訪賢婦，請伊指教。他就命駕前往，對賢婦說明來意。賢婦回說這事果真確實，並不虛傳。將軍又把俄使館和沙后的話轉述一遍；賢婦却毫不遲疑，竟說：「明日，俄使定必接得正式訃告。」次日，將軍急往使館，才知賢婦的預言，完全應驗。當下賢婦見將

軍心中憂悶，更安慰他道：「俄皇臨死歸正，且幸救得靈魂，下在煉獄。」伊在光球中看見俄皇臨死的光景，和得救的原因，是因他待人慈恕，尊敬教宗，保護聖教的緣故。這位將軍原是熱心教友，此番痛失明主，極爲哀悼。他本想不到避嚴冬時令，跋涉長途，立即起程回俄，但轉念朝中奸人密佈，詭計多端，加以消息傳來，凶多吉少，便覺躊躇莫決。賢婦却教他放心前去，保他一路平安，回朝後還要大受尊崇，必無意外。果然，他回國而見新君，備蒙溫旨，把他升任中將，厚給俸祿。將軍喜出望外，極欲重謝賢婦，但賢婦嚴辭峻拒，始終不受分毫。

一天，賢婦的神師對伊說：「請爲西班牙多多祈禱，我的父親在西班牙朝中供職，只怕他要遭很大的艱難。」賢婦遵命，就去祈禱，隨即回覆神師，說他的父親不免要遭難身死，西班牙全國要發生叛亂，大動干戈，朝野鼎

沸；他還能親眼目觀班國君主怎樣結局。不多幾時，這位神師的父親果然遇難，西班牙全國大亂，班王出奔羅瑪，不久卽逝世。

這位神師又請賢婦爲某家代禱，這是一家著名的世家。賢婦在祈禱中，就聽得吾主回答道：「我女，這家該遭難，就要毀滅，那家主要死於非命。」賢婦便把這話回覆神師，神師聽了很爲愁悶，重命賢婦再懇切祈求。賢婦就說：「這是徒然無益，這家罪孽深重，必然家破人亡，你也要眼見那家主死於非命。」這些話果然一一應驗，那家主被判鎗決，已經綁到刑場，但仍得格外蒙恩免死，改判終身監禁。可是他未出刑場，倏而氣絕，躺在一個已經鎗斃的犯人身邊死了。

嘉祿彭弟尼侯爵曾在審查賢婦列品案法庭上證述道：「賢婦蒙主奇恩異寵的聲名，傳到我本鄉之後，我的父親就命我到羅瑪請見。第一次來

了，公私栗碌，竟忘却了父親的囑咐；第二次我重到羅瑪，就急忙去踵門請見。伊一見面，便說到我怎樣兩番想見伊的情形，還道着我的心事，真使我驚訝不已。我動身要到馬賽拉的前幾天，伊特來見我，預告我這回途中將遇的危難，伊說：嚮導人不走老路，你看見了危險就叫喊，他却總不理睬。果然諸事應驗，我不致喪身，確出於天主的特佑，只苦了我的僕人，頭上受了重創，終不痊愈。一侯爵又說：一不久，我和儒斯弟尼郡主結婚，那時伊身體強健，賢婦却告訴我：伊在光球中看見郡主瘦弱非常，搖搖欲墜，婚後不久，果應了賢婦預言，我就去請伊代為祈禱。伊一口應允，還說如求，必蒙上主俯聽，結果確又如此。

賢婦又嘗向我詳細講述波蘭戰亂的情形，到處烈焰沖天，城鄉多遭浩劫。那時最快的情報還沒有傳到，伊却早已見得明明白白。幾時我和人談

起，便把這些消息告訴他們，却不說出從那裏得來，他們都非常驚訝，又怪我怎會早就知道得這樣準確。往往遠方的事變，在沒有發生以前，或正在發生的時候，伊早已看見了。」

第二十二章 教宗遞嬗咸出先知

賢婦在光球中預見庇護七世以後歷任教宗的被選情形，預告他們御極後的嘉謨鴻猷，和任內將遇的事故；遠在諸事未曾發生以前，伊早已詳細知道了。

當米奧利將軍控制羅馬的時候，賢婦已預見教宗庇護七世的榮歸。彭弟尼侯爵述稱，這位教宗回鑾前一年，正當政局混亂，景象淒涼的時候，賢婦曾告訴他說：教宗將於某日駕返聖京，很為榮耀；聖神降臨日，在聖伯多祿大堂躬行盛禮。後來果然諸事應驗，不爽毫釐。

在聖京沒有恢復的時候，賢婦已在光球中看見法國軍隊怎樣放棄羅瑪，開拔回國；法政府怎樣結局；意大利各處，尤其是羅瑪，在庇護七世乘輿經過時，怎樣熱烈歡迎；復位後，怎樣危機四伏，禍亂迭乘；惡黨怎樣密計陰謀，希圖乘亂奪取聖京，危害聖座，和教廷神長，肆行殺戮；種種奸謀，比以前更兇惡可怕，而且有立即爆發的模樣。賢婦這時心中憂悶，悲苦難言，常到聖保祿大堂熱切求主，俯賜矜全，重把自身獻作犧牲，挽回上主義怒，使全城信衆免遭浩劫。天主見伊這樣懇切哀求，久禱不輟，就明白許伊在世時候，惡黨奸謀必不得逞，要保全羅瑪，不遭他們毒手。所以每當奸人佈置妥貼，自信必能如願以償，大家彈冠相慶的時候，天主就出手破壞，使他們功敗垂成。但是一方面免了衆人的罪罰，一方面却該在賢婦身上消除他的義怒，這當兒，賢婦就做了祭牲，不是大病一場，就遭受神形劇苦，或遇甚麼

災禍艱難，賢婦却總安心樂受，不稍畏縮；伊爲聖教會，爲羅瑪人，正不知出了多少補贖的代價。

一次，有一位身任要職的樞機主教決定要在晚上步行到城中某處，賢婦在光球中看見奸人候在路上，設計謀害，便立即奉告神師，轉告那位樞機，晚上切勿出外散步。樞機聽了極爲驚訝，就裹足不出。原來他想出行，沒有向人道及，賢婦早得知悉，定是天主啟示的。

當教宗良十二世，庇護八世，額我畧十六世，先後御極時，惡黨依舊密謀擾害，不稍鬆懈。但天主俯鑒賢婦勇於犧牲，始終不許他們僥倖成功，往往使他們在坐待告捷時，奸謀突然洩露，黨魁就逮；或突降狂風大雨，使他們不能如期起事。

庇護七世駕崩的前幾天，御醫都以爲病勢輕微，必無危險，賢婦却言教

宗左右，該趕快給教宗行臨終聖事，不可輕信醫生的話，誤了大事。果然不多幾時，賢婦的話就成了事實。又教宗良十二世病危瀕死之際，一天清晨，賢婦聽見天上淨配喚伊道：「來，快替我的代牧祈禱，他此刻正要應召前來，受我審判了。」賢婦立即起身懇禱。天明以後，教宗駕崩的噩耗，便傳遍全城了。

彭弟尼侯爵又說：我記得很清楚，當教宗良十二世崩逝後，樞機主教們正在密議推選後任新教宗的時候，信衆都憂着不知幾時才選出，賢婦却預報庇護八世當選，還說他在位時期很短促。那時，離選舉揭曉的日子，還有八天。

庇護八世去世後，羅瑪本該就遭叛黨蹂躪，但天主將種種痛苦加在賢婦身上，教伊看見天主怎樣用各樣方法，摧毀了惡黨的奸謀，屢次對伊說：

爲免除種種禍害，伊少不得要備嘗諸苦，教伊預備着。賢婦雖則安心承行主旨，却也覺得前途苦爵，委實難當，嘗向吾主呼號懇禱道：「主啊，我是罪人，求你可憐我吧！」

賢婦的神師斐理伯司鐸曾講賢婦關於教宗額我畧十六世的預言，他說：「我會和亞納到城外聖保祿大堂去朝拜十字聖架，小堂中只有一個跪凳，伊就跪上祈禱。一會兒賈貝拉利樞機進堂，我就暗示伊讓位；但伊却正出神着，一些沒有理會。樞機便示意我不必去驚動伊，就上前去跪在欄杆上，隨後亞納醒來，向光球望了一下，又向樞機注視了好一會。回城時，我問伊剛才爲何對賈樞機注視。伊便老實告訴我他是後任的教宗，隨即詳述伊在光球中所見現象說：是一隻小白鴿，有金光圍繞，停在他頭上，這白鴿和金光都被烏雲籠罩，表示這位教宗任內將遇艱難。」

厄才蓬司牧呂蓋主教，寫了一部賢婦的行實，其中載着賢婦蒙天主神光寵照，對於伊同時代的歷任教宗，和伊去世後才御極的大教宗庇護九世，都有過詳確的預言，尤其是對於最後這一位，更說得神奇澈透。據稱下列的記載，是根據一位賢婦神師的口述和筆錄。一天，賢婦對這位神師談起聖教將遇艱難，那時候聖伯多祿船上的舵手，就得飽嘗種種困苦。神師聽了，很願知道這位教宗究竟是誰，便問賢婦這未來的聖教元首，是否就在目前樞機主教們中。賢婦回說不是，却是在離羅瑪極遠地方的一位尋常司鐸。的確，那未來的教宗庇護九世，便是那時在智利國教宗欽使署內的一位馬斯泰神父。賢婦又說這番的推選，出乎尋常；這位教宗是極中天主聖意的。天主要賜他特別的光寵，他要大加改革，去舊更新；他的聲名要傳遍全球，受萬民稱頌，便是土耳其五國也尊敬他，遣使朝賀。他是一位有

聖德的教宗，要砥柱中流，力挽狂瀾；天主要伸手援助他，保衛他不受奸人的危害，使惡黨含羞蒙恥，難施故技；最後，他要施行靈蹟；那時，聖教會幾經顛沛以後，終必大奏凱旋，使萬民震駭。這番預言，直到賢婦去世多年之後，才陸續應驗。凡稍知聖教史事的，誰都知道庇護九世是一位偉大教宗。

第二十三章 暮年病困甘苦如飴

大凡天主的忠僕，受了聖愛神火的灼熱，總覺得自己愛主不足，離主尚遠，時時刻刻努力奮發，勤修猛進，處處要效法在天大父的盡善盡美，正如聖熱羅尼莫說的一：「聖人們總不肯說，我已够了。」因他們心目中，常存着一個純全的模範，彷彿一面鏡子懸在眼前，不看便罷，一看就見醜態百出，不敢正視，於是再去琢磨砥礪，加工修飾，以求中悅天主聖意，所以他們的德業日盛月增，漫無止境。賢婦一生修德，也是如此，伊樂貧愛苦，甘受凌辱，

欣負十字架的心，一天熱似一天，漸漸到了極頂。一次，伊在越禱中，聽得吾主對伊說道：「我的愛女啊，我好比田野裏的玉蘘花，隨你採取，我所有的全都交給你：不論是誰，只要不辭艱苦，甘負苦架，跟着我的足跡走，我便把我自己交他。凡是十字架下的子女，我都很愛重，他們的痛苦，叫我不得不憐愛他們，日子越多，我愛他們也越深。誰願得到天堂，先該畢生克苦；凡跟隨我的，就得吃苦，然而這苦不是白吃，天堂永福却可穩然到手。」

賢婦遵循着吾主的道路邁步前進，雖走得兩脚血淋，却滿面光輝，心神悅樂。伊毅然決然，向前猛進，不但始終未曾走差一步，而且從不停頓，或遲步緩行。到了暮年，伊的苦工越做得多，身體也就越發衰弱，伊知道自己死日近了，便跟着吾主走得格外迅速。伊看見那神秘的光球，一天明亮一天，出神越禱的次數，也就一天多一天；那時賢婦雖則未離塵世，伊的靈魂却

已飽嘗着天堂福樂的神味了。

羅瑪居民，對於賢婦的尊敬，也與日俱增。伊每次出門，都成羣結隊前來圍住，大家稱伊聖婦，託伊代禱；有些人還把自己心事老實說給伊聽，央伊轉求天主，俯賜矜全；他們都深信一經賢婦代求，不拘甚麼恩寵，都能得到。但賢婦一生謙卑自下，這樣交口稱譽，使伊很覺難堪。伊專喜斂神默禱，和主對晤；每見伊在家操作的時候，臉上滿掛淚珠，心神超拔，伊的心早已不在人間了。

一八三六年五月十日，賢婦奉神師命，到城外聖保祿大堂途中對神師說道：「這是末次了。」伊進堂與祭，就在這位神父手中恭領聖體，隨即跪在苦像前虔誠切禱。只覺心中格外安和快慰，俗情世慮，散消一淨，便聽得吾主對伊說道：「吾女，你放心吧！身外事物不必掛慮，你快要到天堂和我

相會了。因爲你今天聽命，你和你的神師要得到一個恩典，不久你就會知道。再會吧！吾女，你不久就要到天國來見我咧！

果然，賢婦蒙主寵召的時期不遠了。但天主鑒伊甘苦若渴的衷誠，更教伊多受苦難，修立功勞，好給伊在天堂上預備更高的位置。便在一八三六那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賢婦得病上了床，就此一病不起。這場大病又苦又長久，從起病到氣絕，共歷七整月零幾天。但病苦雖則很厲害難受，伊却安心順受，一味承行主旨。伊躺在床上，一面覺着渾身痛苦，一面又見家務廢弛，家用匱乏，合家大小一日三餐，端賴他人周濟，心中當然不免有些牽掛，却總一心依恃天主，並不因此擾及伊心神上的安和，還不時囑咐子女，處分家事。伊時常對人說及伊去世時期已是不遠，也曾把終期明白宣告。伊病倒了以後，不久就病勢加劇，困苦難言，各種痛苦輪流轉變，使伊終日僵

臥，不能稍動。但賢婦毅然忍受；子女侍疾，親友訪問，總是和顏悅色，態度安閑，反用好言撫慰，終不失聲道苦，絕無半點愁容，幾乎使人忘了伊正感着極大痛苦。的確，賢婦這番的病苦，真足駭人，但伊忍苦的毅力，更足令人驚奇不止。

伊在病中進食極微，可算等於不吃；每天的糧食，不過幾薄片乾麵包，一小片肉或是魚罷了。不多幾時以後，賢婦因奉吾主默示，摒絕肉類，只吃一些些魚，和一薄片麵包，就支持了一天的生活。可是每隔六七小時，伊該喝極苦澁的藥，却安心聽命，耐着去喝，始終不變。

賢婦一生爲了愛主緣故，樂處貧窮，至死不違素志。伊神師的筆記中，曾載着道：「這貧婦末次病臥後所蓋的被單，還是我哀矜的。伊的一個神子，送伊幾樣小東西，我也爲伊求得些哀矜。這還不够維持伊一家的生活，另

一位神師神父便不得不逐日向人乞助。這種情形，使這位熱心賢婦非常難受，但天主只賜伊絕對需要的罷了。

一在伊去世前幾月內，正當病苦難堪的時候，忽爾有人在法庭控告伊，向伊追索伊女兒欠下的債款；伊就在疾痛憂苦中，接到了傳票。那控伊的人，這時身體很強健舒適，不料數月後，就得了劇疾，一命嗚呼，顯見得是受了天主的嚴罰。同時又有一個客邦婦人，要叩門求見，據說願在本國傳揚賢婦事蹟，爲伊求乞扶助。賢婦怕傲惡過於怕死，當下就請神師代爲謝却，說：天主不過借着最微賤的受造物來發顯他的仁慈罷了。却不給伊說出這人是在那裏，是男人還是婦女。」

賢婦病中，伊的神師每天在伊家中經堂內舉行聖祭，給伊送聖體。後來賢婦病勢日見沉重，上半夜也須服藥，貝地濟尼樞機便求教宗額我略十

六世特准賢婦過子時服藥後，仍得領主，庶不致誤了天上神糧；賢婦聆此好音，心中非常快樂，非常感激。

第二十四章 終期密邇順命安死

賢婦臥病後到了下一年，卽一八三七年，六月二日，忽有了寒熱，却不很厲害；家中人見賢婦不時有這樣的病況，而且有時候發得還要厲害，就並不擔憂，便是醫師們也說是不妨；賢婦却微微一笑，伊知道自己終期已邇，便加倍熱心，預備恭應主召。

那時正當主日黃昏，到了夜間寒熱就漸漸加重。次日早晨，賢婦領聖體後，便昏迷過去，好一會不省人事，合家人都以爲已到了臨終時候，不免有些手忙脚亂，却不料賢婦這時神魂超拔，正恭聽着天神向伊報告，將在瞻禮六那一天上離世升天。這好消息使伊滿懷悅樂，因此神遊天上，好一會

才回復知覺。伊醒了以後，就差人去請神師來，把這喜信盡情傾吐；伊臉上現出愉快的容顏，目光炯炯，心中的快樂，難以言語形容。隨後叫丈夫過來，深深致謝，和他作末次的談話。接着就喚伊的子女們，一個一個，來到床前，勉勵他們熱心誦禱，修德立功；更大發慈母心腸，諄諄訓誨，囑咐他們，說道：「一兒啊，你們該常把釘在架上的耶穌放在眼前，虔誠恭敬耶穌寶血，來日方長，你們當要吃許多的苦，但吾主必來安慰你們，只是你們該守好他的誠命。你們都要常常孝敬聖母，我死之後，伊便是你們的母親了。切囑你們，總要大家和睦，這是家庭中第一要事；我還把你們託付給光榮致命的聖女斐落默納，求伊保護你們，常作你們的師傅。」

兒女們聽了慈母這番最後的囑咐，這樣懇切的訓誨，便都覺得傷心悲痛，禁不住一陣心酸，嚶嚶啜泣，眼淚就連珠般滾下來了。他們都在母親床

前跪下俯伏着。賢婦就給他們作最後的祝福，隨後又向丈夫告別。多敏我這時真覺着無限悲傷，在場的人見了這種情景，沒有一個不流淚，惟獨賢婦心安神樂，不露絲毫惶恐擾亂的狀態；臨終囑咐，句句誠懇，語語真摯，顯見得是一生克苦，德備功全，專等吾主親來領進天堂，永享真福的樣子。

然爲母的那個不愛子女；賢婦一面眼見天上淨配，親來接引升天，覺得非常快慰，一面又見許多兒女，孤苦伶仃，家境這樣貧苦，未來的生活自必格外艱難，終究有些傷心不忍。吾主便一再安慰伊，對伊說道：「你放心吧，我必照顧他們；你這樣愛我，我會不照顧他們嗎！不論甚麼地方的人，凡恩待你，和你一家人的，都要得我的賞報。你死了以後，凡繼續周濟你子女的，我必使他們救得靈魂；假使他們慳吝，不肯再行施濟，我的仁慈也就中止了。一賢婦聽了，就得到了一個極大的安慰。

賢婦效法吾主聽命至死，去世前幾天中更非常勇敢，凡屬神長所命，不論難易，一概遵行，不稍違拗。

瞻禮三日，伊的病勢增劇，醫師們決定換用重藥，賢婦明知無益，徒然加些痛苦，却絕不有所表示。伊的神師神父也反對，但醫師們必欲一試，賢婦忍着苦，一聽他們擺佈。次日，瞻禮四，賢婦要求領臨終聖體，領後，熱情勃發，在場諸人，個個感動得至於下淚。隨後人們又差人去請到了一位聖三會司鐸，依着聖三會第三會的章程，給伊放臨終大赦。

意國風俗，病人臨終時，家人都得退出。賢婦這時，神志還清，便自己開口，請他們暫且退出休息。助善終神父便問伊覺得怎樣，伊微笑着答道：「這正是臨終痛苦。」神父就勉勵伊道：「爾旨承行。」伊微聲接應道：「於地，如於天焉。」便在這時候，病人手觸着神父的胸膛，神父正害着風寒宿疾，

就立刻痊愈了。

瞻禮五晚上，賢婦領過終傅聖事，病痛忽然加劇，不能開口。人們就叫伊的子女親戚們走開了，只剩下幾個送善終的人陪着。但吾主要賢婦完全效法自己死在架上時被人棄絕的樣兒，使伊在臨死三小時內，不見一人留着。幾位聖加彌畧會神父，以為病人還不會就死，陪到黃昏時候，便各自回院去了，副本堂司鐸，也到隔房念日課去了，病人房裏只剩得兩個看護婦人，聽說還不很緊急，就聚在角落裏閒談消遣。那守在家裏的神師神父，上一夜陪着病人，一夜不曾合眼，大家逼着他早去安息。他睡到半夜，忽覺着得了默啟，催他起身，便立刻下牀，趕到病人房裏，只見賢婦已到了將近氣絕的當兒，就差人叫到副本堂，同念助善終經，隨即放了臨終大赦，向病人灑過聖水，給伊提着耶穌聖名，依靠耶穌聖血功勞。就在這時候，這純潔

雪白的靈魂，離開了人世，投入天主懷中，永遠享福去了。

聖經上記着吾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大喊一聲而後氣絕，（瑪爾谷十五章三十七節，）是教我們知道吾主的人性所感覺的痛苦是何等劇烈，全憑着他天主性的力量才能承當。賢婦終時，也深深歎了一口氣，這也可以見得伊靈魂的神力何等偉大，使伊一生背負極重的苦架，飽嘗極厲害的痛苦，却又始終承行主旨，沒有半點怨意。

賢婦去世的時候，是一八三七年六月九日，正瞻禮六早上一下鐘；伊生於一七六九年五月二九日，寄世六十八年零幾天。

第二十五章 神長稱譽死後哀榮

賢婦去世後，貝地濟尼樞機當下就接得訃音，便行文宗座副使樞機畧稱：「住在諸聖宗徒路七號民婦亞納瑪利亞戴伊濟頃已蒙主召其靈魂，

息止永安之境。本樞機與亡者相識逾三十年，深羨其蒙主特賜奇恩殊寵，能預知一切世外人間以及有關聖教之事，畢生事蹟，無異大聖，理合備文陳請，懇賜准予依例殯殮，將其遺骸妥爲保存，蓋上主聖意，莫能臆測，異日或將榮顯此寵愛之靈魂，以副吾人之期望也。：一

樞機主教嘉祿瑪利貝弟濟尼署名 一八三七年六月十日

賢婦的聽告司鐸斐理伯，在賢婦去世後下一日，也給奧台斯加基樞機上了一封文書，說道：「吾人再表彰上主之神工妙用，所以愈顯主之光榮，而使世人有所取法也。茲查得聖瑪利亞會口，信女亞納瑪利亞戴伊濟，業於昨日，卽本月九日，瞻禮六，蒙主召其靈魂，息止永安之所，當經巴貝理尼樞機秘書，辣法厄爾那笈理司鐸等，聯名陳報鈞座，懇請傳諭照料該熱心信女之遺軀，諒蒙垂察。僕任該信女聽告神師逾三十年，撫心自問，實不得

不將信女生平盛德，及蒙主特賜奇恩異寵，人衆仰慕情形，上聞鈞座，俾承主旨，得公諸全世信衆，此則僕之所殷殷切禱者也。雖亡者一生事蹟，筆難罄述，茲僅言其愛德一端：蓋伊曾於主前將己獻作犧牲，爲羅瑪人求得種種大恩，免遭許多災難。各國各級人士，因伊代禱，得獲上主特恩者，亦屬不可勝計。伊在世時，教宗庇護七世、良十二世、司脫朗皮畢、主教梅諾幾與主教等亦深加器重，故其遺骸，似應依照聖教成例，特爲留意保管。：一

加爾默會司鐸斐理伯尼各老署名，一八三七年六月十日發於聖瑪利亞維多利修院。

天主的忠婢亞納瑪利亞戴伊濟就這樣死了。伊的死是善生的結局，何等可貴！是拋却了艱苦的暫世，入於永福的常生，何等可羨！義人們在世的時候，施給人們許多德澤，挽回天主的義怒，免却天主的嚴罰；但他們死了

以後，給我們留着德行的遺型，直使我們緬懷追慕，得了不少安慰。

天主的忠婢死了，伊聖德的光，却常存不滅。伊的神師回想着賢婦的聖德，始終嚮慕不忘，他追懷往事，曾說：「伊是一個德備功全，蒙主特寵的婦女，活着時候力求隱避，不願人知道伊的底蘊，死後只留下了一個貧苦的小家庭，家境艱窘至極。我無力施濟，祇得向人求些哀矜，支持合家生活。伊傳給子女們的遺產，只是聖教會，只是欽崇天主，敬愛諸聖的誠意。伊一生喝着苦爵，喝得一滴都不剩，這樣賢德，能不蒙天主青眼，叫衆人驚奇麼？」

一從前賽巴斯德的四十位致命，寧願在冰池中凍着好幾個鐘點，不願跳到旁邊的溫水缸裏，因此得了光榮的冠冕。如今賢婦無形致命，不是只熬着數小時的痛苦，却經年累歲，在奇痛極苦中過了一世，尤其是在伊末次的病痛中，苦得厲害。伊生時所有富貴榮華，安閒逸樂的種種背景，都像

溫水缸一樣，引誘伊跳進去，伊却始終守着冰池，不屑一顧，這種甘心致命的精神，豈不該受同樣的賞報麼？伊一生信德堅固，望德真切，愛德純摯，其他諸德，也都跟着聖神七恩的光照，吾主聖訓的指引，遭到極峯，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典型。

「福哉賢婦！有天主上智的指導，得聖寵的佑助，一生勇隨吾主，在荆棘叢中，走十字架的苦路，如今必已早登天上榮光之國，在那裏享受永遠的真福了。我更相信吾主的聖意，要他謙卑鍾愛的婢女，在世時候，度着默默無聞的生活，將來也必有一天要顯揚伊的聖德，好作我們的表樣，表彰伊所得的奇恩特寵，教人知道他的仁慈。天主聖父，天主聖子，天主聖神，我願其獲光榮，亞孟。」

第二十六章 依禮殯葬衆信瞻仰

天主嘗許賢婦生時，羅瑪不起變亂，居民不遭瘟疫；賢婦一死，景况就變了。賢婦甫經氣絕，頓時疫癘流行，聖京中便佈滿了恐怖景况。的確，這一八三七年意大利人所遭到的霍亂時疫，真是可怖極了！這瘟疫起於意大利北部，漸漸蔓延到中部，賢婦一離人世，便由中部侵入聖京。傳染的迅速，死亡的衆多，可說得是絕無僅有。雖經當道設法救援，無如疫勢過盛，簡直無法可治。不論貧富，不問老幼，不分強弱，一經傳染，立見身亡；往往一人得病，殃及全家，不消一兩小時，便已合家滅絕。到處只聽見哀痛的哭聲，全城現着淒涼慌擾的景象。羅瑪人一朝失却了在天主前有力的中保，便遇着這亘古稀有的奇災！

聖京百姓，人人恐慌，只怕染着瘟疫送命，所以非萬不得已，不敢出門。

步。路上的行人假使遇見了人家出喪，一看見棺材，總得掩着口鼻，窒塞着呼吸，拔脚飛跑，逃到路旁的店舖中暫避。總之，他們想盡種種方法，來避開那染疫的危險；便是聖堂裏，因天天有死屍停放的緣故，也都不敢進去。因此賢婦去世後初喪期內，羅瑪人大都不知道伊的死耗。

賢婦身後蕭條至極，神師手中只有銀幣四元，維持賢婦一家人一個月的生命，那裏還有錢來開喪呢？但神師一心依恃天主，決意依禮殯葬，便除了只鉛棺，定製了一個半身蠟像，又向人借到了五十元，辦了些最要緊的東西，總計費去二百餘元。

瞻禮六七兩天，停喪家中；瞻禮七晚上，抬到聖瑪利亞堂中又停一日。主日傍晚始行殯殮。副本堂和神師神父陪柩送往物郎公墓暫厝。翌日清晨，宗座副使奧台斯加基樞機奉了教宗額我略十六世諭旨，飭令移柩，在公

墓小堂大門外左邊安葬。先前曾由羅撒底尼律師當着三位証人，把棺柩加封蓋印，以昭鄭重；棺內還放着一根白鐵管，裏邊藏着神師的証書。賢婦入殮時，穿着常用衣服，頸項間帶着黃銅苦像。安葬後，墓前立了一個白石碑，碑上刻着意文：亞納瑪利亞安多納日蘇達戴伊濟天主聖三會第三會會友，一七六九年五月二九日生於瑟納賈訥第一八三七年六月九日，歿於羅瑪。

過了幾天，賢婦逝世的消息，遍傳各處，轟動了全城。上自樞機司牧名公鉅卿，下至農工士庶，都向神師探問詳情。有一位主教顧問司鐸步法祿神父在耶穌聖堂前，和賢婦神師談起這事，便歎着說道：「唉！亞納死了！吾主召回這鍾愛着的靈魂，便是要降罰世人的凶兆，我們該趁早戒備才是。」

凡和賢婦相識的人們，都異口同聲的說：「聖婦死了，聖婦死了！」他們

此刻雖則在恐怖悲苦的當兒，無心顧慮他事，可是彼此相見，總要談談賢婦的事情，提起伊生平的盛德，和所得的奇思異寵。也有許多人，不顧那疫氣的危險，抛下了家中的喪事，到賢婦所居的屋中瞻仰景慕，吸一吸賢婦留下德行的馨香，抵抗那傳染的疫氣。還有許多到賢婦墓上去瞻拜的，有的謝恩，有的求伊轉禱。後來羅瑪人民聞了這個消息，竟成羣結隊而來。便是外鄉人，遠來拜墓的，也不少，連蒙陶味蘇脫利和奈比等處的主教們也來了。至於聖京中的樞機主教們和各修會的會長們，更多得不勝指數。我們只揀幾個關係深一點的來提一提：第一是貝弟濟尼樞機，和賢婦相識很久，敬仰的心，要算他最深；彌加辣樞機，原來抱着極嚴正的態度，不肯輕易推許的，可是他對於賢婦，却十分信仰，後來在重病中，常手持着賢婦遺像，一心依恃着，求伊轉禱；還有那聖德不凡，一八五〇年在羅瑪去世的味

增爵巴洛底，自稱曾蒙賢婦福佑，稱伊爲「自己的參佐，天上的大中保。」又有弗來底樞機，末次臥病時，做過了幾種對賢婦的敬禮，便手捧着賢婦像，安然去世。其他賢士名人，深敬賢婦的很多，不能盡述。

遠近人們，感念賢婦恩德，送賻金的也很不少。因此，神師神父所欠的喪費，不多幾天，便清償了。

賢婦的丈夫多敏我，目親種種盛況，益發引起了他的悲哀：他以爲自己罪惡深重，所以天主收了他賢妻的靈魂。賢婦生時，多敏我只知道伊是一個熱心有德的婦人，直到伊死了以後，才聽得人們給他講出種種奇異的詳情，便說：「此後，定要將伊生平嘉言懿行，一一牢記在心；深信伊已登天國，作闔家的主保。」

第二十七章 兩次遷葬屍軀不腐

賢婦遺骸在物郎公墓安葬後，遠近來墓拜謁的人，一天盛似一天，墓地狹小，幾乎不能容足。羅瑪當局早就想設法把賢婦遺骸遷葬了，只因那時疫癘尙未肅清，賢婦家中又是一貧如洗，不能擔負種種費用，又加上其他許多的原因，只得把這事暫爲擱起，勉強挨過了十八年，才決定實行遷葬到和平聖母大堂。

到了預定日期，法官，財政員，書記官，遷葬請求人，和各證人，齊集墓地。他們把棺材驗過原封未動，便揭開棺蓋，只見賢婦屍體，完好如初，身上衣衾雖極細軟，却不曾損壞，而且沒有絲毫腐爛痕跡，一切都像初殯殮時候一樣，並無一些變動。在場諸人，都顯着非常驚異：當下決定把棺蓋暫爲蓋上，重填墓穴，各自回署，約定午後帶領內外科醫學博士再來檢驗。他們此番

舉動嚴守秘密，不料風聲早已洩漏，到了下午，名公鉅卿相繼蒞臨，其中有一位是教宗駐巴黎欽使樞機主教紀奇。他也和其他在場諸人一般，親聆醫師的報告，還參加封棺蓋印，在列品請求書上簽名作証。

他們本定下一天遷葬，爲避免人多擁擠起見，翌日天尙未明，便已實行移柩。豈知和平聖母堂前早已人山人海，只得暫時閉上堂門院，長迎棺進堂後，便抬到更衣所旁邊聖安多尼祭台前安居，用石板蓋好，上面刻着道：「天主忠婢亞納瑪利亞戴伊濟安息於此。」

過了十年，賢婦的親友們想起了賢婦的遺囑，復奏准教宗改葬聖吉所阿諾大堂。

一八六五年七月十日，下午一時，重開棺墓，只見原封依然如故，印色猶新。在場參與的，是經濟主持人呂該理司鐸，賢婦的兩個孫兒，兩位證人，理

堂司鐸，和地方書記官田亞彌拉等。晚上八下鐘，和平聖母堂理堂司鐸代表本堂全體司鐸，當衆宣讀送別辭，情詞懇切，聽者動容。大旨說：「願永遠一體的聖三永受讚美，因其施仁慈於我等。吁！可愛靈魂！你在世時對神職班非常敬愛，如今希望你天堂依舊垂愛佑助。唉！你的遺骸快要離開我們了，但我們敢望你永遠保護我們。這小堂保存你的骸骨，已有十年，請你常常顧念着。求你爲我們特求天主，賞賜我們神火日增，使我們常專務着榮主救靈的大事。你在世以聽命著稱，如今我們也因聽命，不得不和你分離，但願你扶佑我們，庶幾將來和你同享永福。」

這篇演辭說罷，在場諸人便護送棺柩，直達聖吉所阿諾大堂聖三會總會。會長安多尼司鐸率領全體會友出迎進堂。於是書記官開讀証書，讀罷，由總會長司鐸，本堂司鐸，以及其他在場諸位司鐸，暨賢婦兩孫，共同簽名作

証。此番改葬，事前非常秘密，外人無從知悉，所以當天很清靜。可是到了聖吉所阿諾大堂之後，消息就傳出去了，便有無數人來堂致敬。新墓在聖體小堂旁，一座磚石砌成的碑記下，碑上刻着拉丁文道：「天主忠婢，聖三會會友，賢母賢婦的模範，亞納瑪利亞戴伊濟夫人安息於此。」

遷葬後三年，即一八六八年，重修聖堂，便乘機再行開棺檢驗。這時候，賢婦已列入可敬品，所以教宗特派米乃底主教主持覆驗典禮，參加的，有禮部列品員司，地方書記官，和各醫師等。開棺一看，只見賢婦屍體罩着一層白霉，醫師把臉上潮霉刮去，便顯出真容，臉上皮膚帶古銅色，肉却很柔軟，頸項依舊潔白，扶了起來，頭仍挺直，手脚也柔軟，毫不殭硬，手脚上的指甲，也並不損壞。只是兩肘也和臉上一樣，帶着些古銅色，稍見乾枯，然而身上的衣衾，雖已過了三十一年之久，却仍絲毫未損。

這回的檢驗，是於八月一日舉行。等過了八天，醫師委員會，四位修女和賢婦的親女等，同到更衣所裏驗看，驗罷，旁人退出，由醫師修女們替賢婦更換衣服，穿上一件純絲的袍子。這件袍子，是巴貝利尼郡主親手裁製，經教宗庇護九世祝聖的。諸事齊備後，便將賢婦屍體公開陳列四天，任憑信衆來堂瞻仰致敬。這當兒，賢婦遺骸常有一位禮部員司，幾位聖三會修士，八個兵士守護着；來堂致敬的，不可勝計。到了八月十二日，賢婦屍體裝入精美木棺，外面再加一層鉛質套棺，隨即歸葬堂中原處。

提起這座聖吉所阿諾大堂，賢婦生時曾在這裏留下了許多芳跡。伊在這堂中進了聖三會第三會，又在這裏得到天主許多默示；在世時也曾一再和人說過，死後願葬身於此。經過了許多曲折，如今果然遂了伊的心願，可見這回的遷葬，早經前定，並非出於偶然咧。

第二十八章 蒙主顯揚廣施靈蹟

本章所講的事實，都是在列品法庭上講述，或是由証人向列品法庭呈報的事件。只是我們該附帶聲明，凡關於賢婦的德行功業，以及蒙主特賜奇恩異寵的記載，須經教宗欽定後，才可認為全信無疑。

前面說過賢婦家境困難，去世時簡直窮得一無所有。伊臨死時將合家托付給神師照料，還明白許下將來遇到窘迫，必親來援助。一天，神師正兩手空空，無法支持，便求賢婦救濟。忽然聽得叩門聲，開門一看，只見有一素不相識的人，在門檻上放下一包金幣，拔腳飛跑。後來多方探詢，事隔多時，才知道是由密良一位貴紳，蒙主默啓，差人送來的。這位司鐸證明如此奇迹，竟碰到了好幾次；賢婦一家，所以能繼續維持，全憑着這種靈蹟的救濟。

嘉祿亞爾培軍隊中，有一位隨營司鐸，曾患很厲害的目疾。醫生說該開

刀，神父就求賢婦護佑。果然開刀時，全不覺得有絲毫痛苦，而且從此目疾全愈。他於是滙了一筆款項寄到羅瑪，充助籌備列品的費用。

嘉布遣會總會長，當他任職傳教公學院長的時候，忽於一八四九年九月間患腸炎；不多幾天，病入膏肓，羣醫束手。病人領了臨終聖體，惟有安待主命了。這時候，恰有一個朋友，送給他賢婦生時所穿的苦衣一小片，勸他一心依靠賢婦轉禱。院長便大發信德，親自做了一遍祝文，向賢婦跪着念道：「唉，天主的忠婢啊！假使人們所說不錯，你在天主台前有大權力，求你轉禱，賜我痊愈吧。」這遍經剛念罷，他就覺得病勢輕鬆了，不多幾時，竟完全痊愈，照舊供職。

伐來德商人柴密斯的妻子瑪大肋納，三十二歲上，害了血崩症，醫藥罔效，經過了兩個月的劇烈痛苦以後，就病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到了一八

五六年二月十六日，傍晚，醫生看伊病勢沉重，便吩咐請神父終傅。病人想起了賢婦，一心依恃，求伊轉禱。說也希奇，瑪大肋納剛求罷，就立刻覺得有了轉機；過了幾天，也不延醫服藥，竟已完全痊癒了。

法耳公副主教曾向列品司陳報下述事實，這件事實也是在伐來德發生的。他說：「前天數處因賢婦亞納瑪利亞的轉禱，發了一個大聖蹟。有一個青年女子，名約瑟芳莫斯加，腿患瘋病，一點不能行動。各處名醫都請到，奇丹妙藥都吃過，却不見絲毫效驗。病勢一天重一天，醫生們智竭技窮，都說此症已成不治。病人想起我有戴伊濟的遺像遺物，就托人問我要了一件，開始恭行三日敬禮，求賢婦轉禱。伊求得非常虔誠，到了第三日，更加倍懇切。這天午時，病人忽覺渾身鬆動，這多年不治的絕症，竟於一剎那間立即完全擺脫了。合家人見了這樣的奇蹟，真是驚喜非常。醫生們本已把伊

拋却不顧了，這時聽到這奇聞，便趕到探問，詳加察驗，第見夙疾全消，不容疑慮。這是本月十七日發生的事實。目下醫生尙須觀察數天，看這靈蹟能否持久，才肯簽押作証。現在本城居民向我乞取賢婦遺像遺物的紛至沓來，請多寄些來，以資應付。」

這是一八三五年的事。據最近的報告，該女一經痊癒，從不復發。將來列入真福品案成立時，這個聖蹟當然也要提出。

賢婦的聖蹟很多，不能罄述。編者本人（卽原著人賈理斯德司鐸，）也得過奇恩，不妨從實說來：「我於一八七七年，耶穌升天瞻禮日，正辦事間，忽覺腎臟劇痛，不能支持，就倒臥床上，四肢不能動彈。這是我的夙疾，却從沒有發得這種厲害。過了兩天，依然如此；我就定志求賢婦亞納瑪利亞轉禱，恩賜痊癒。我知道伊不愛空言閒語，便直直爽爽地對伊說道：求你想我

這病，半是爲你起的。我消耗了半世精神，編輯你的行實，教人認識你，依恃你。如今這書尙未脫稿，不能再耽擱了，求你立刻使我回復健康吧！這時候正是瞻禮六晚上，我求了賢婦之後，夜裏就能睡着了，下一天也能起身作祭了。不久，這病便完全痊愈，不留半點形跡。」

第二十九章 初次審查尊稱可敬

賢婦去世後，就大顯靈蹟，上章所講的，不過是從全部中摘錄出來的幾件罷了。所以賢婦去世後，不到二十年，聖教會就開始審查伊一生言行，聖德，和所顯的靈蹟，由奧台斯加基樞機下令調查，命那笈理司鐸徵集事實，繕呈報告。那司鐸給賢婦當過三十多年神師，曾聽賢婦親口對他講述過怎樣蒙主寵錫奇恩，怎樣修德立功，所以對於伊靈魂上種種秘密的情景，都知道得很明白。

這回初次審查，是於一八五二年舉行。報告書多的有數千頁。証人有三十位，名人學士，樞機司牧鐸德都有，都是賢婦的素識。家屬參加作証的，有賢婦的丈夫多敏我，這時候已成了九十一歲的白髮老翁，和賢婦度過五十七年的家庭生活。此外，還有賢婦的兩個女兒沙斐亞和瑪利亞，以及賢婦的一個媳婦和一個孫女。

在進行審查的時候，這三十位証人都親到列品法庭，以備訊問。可是在開始審查以前，已有許多和賢婦素來相識的人們，已上了年紀，只怕一朝身死，不及替賢婦作証，早把他們對於賢婦的言行德業，所知道的事情，繕呈陳報了；貝地濟尼樞機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報告寫得很長，很詳細，真是一種極可寶貴的文件。貝樞機和賢婦相識有三十多年。當他供職傳信部秘書，還沒有陞任樞機的時候，差不多天天和賢婦相見。那時賢婦的神師，

諸事忙碌，不能常和賢婦見面，就用聽命的名義，命賢婦把一切光景，對貝樞機詳爲陳述，因而貝樞機的記載，處處極準確，極詳盡。後來他陞了樞機，便由那宜理司鐸代替他做這種職務。

還有一位斐理伯尼各老司鐸，也是賢婦的神師，這是羅瑪得勝修院加爾默落會神父。他在賢婦去世後，大約過了一年半光景，就把伊一生言行記了下來，審查開始的時候，便加入作証，把這部記載呈供參考。斐理伯司鐸爲表示鄭重起見，除於審查庭開庭時循例宣誓外，又當着十二位証人，在他的記載每一頁上親自簽名蓋印。此外，嘉祿彭弟尼侯爵，和賢婦的神子類思安多尼義，也各把自己的記述呈案。

不消說得，初次審查的結果非常圓滿，一八六三年一月八日，教宗便頒諭宣示尊亞納瑪利亞戴伊濟爲可敬。於是禮部員司就進一步籌備提出

列入眞福品的手續了。

賢婦在列入可敬品的前後，又發了許多聖蹟，譯者以限於篇幅，不能盡述，只說賢婦死後三十年，羅瑪城中的奸黨又圖作亂，虧得賢婦親臨通報，才免下了一場大禍。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上，老神師神父忽聞房內作響，屏息靜聽，却是賢婦的聲音。伊說：「異端惡黨，此刻正密謀起事，打算把羅瑪燒成一片焦土，像從前希臘的雅典，非洲的加笏日一樣。」神師聽了，便把這奸謀密告政府，嚴加防範，因此得免遭浩劫。從此羅瑪城中，傳佈一種紀念畫片，繪着兩隻跪樁，一面跪着教宗庇護九世，一面跪着賢婦，兩人高舉雙手，作虔誠祈禱的樣兒。上邊又繪着聖伯多祿聖保祿，把他們的祈求，奉獻天主。這大奇蹟是証天主全能，和賢婦轉禱的功效了。

第三十章 欽頒詔諭列入福品

賢婦自一八六三年，由教宗庇護九世頒諭列入可敬品以後，羅馬信衆，以及歐洲各國的人們，求伊轉禱，因而獲得各樣神形恩寵的越發多了。庇護九世因着各級神長的請求，便命禮部主管員司繼續查考賢婦的聖德，和新發生的許多聖蹟。經過了相當長久的歲月，和嚴格縝密的審查，才由禮部據實呈報。教宗覽奏，認審查的結果十分滿意，當時就預備進行列入福品。可是以後又經過了許多周折，所以直到教宗庇護十世御宇後，才於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頒佈了一道諭旨，褒揚賢婦的聖德懿行，給伊加上了一重保證，同時又諭令禮部調查賢婦所有可作列入真福品根據的聖蹟。因爲要列入真福品，必須有兩個第一等的聖蹟，經過確切的證明才行。不幸這件事情還沒有辦好，庇護十世倏爾駕崩了，等到教宗本篤十五

世御極後，才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頒諭，欽准了兩個聖蹟。譯者，因爲篇幅關係，只得把這兩個聖蹟權且畧過不提。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聖禮部總長維谷樞機，和本部各樞機各顧問，在華諦岡宮中開一個大會，討論賢婦列入真福品問題，結果，一致贊同，便呈請教宗本篤十五世核准施行。是年三月二十六日，封齋後首主日，教宗在恭行聖祭後，就當着維谷樞機和禮部啟信司長瑪里亞尼，秘書衛爾台等，宣布欽准可敬亞納瑪利亞戴伊濟列入真福品。

最後，本篤十五世依着聖三會總會長的請求，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日頒佈了一道詔諭，正式宣告賢婦爲真福。這道諭旨全文很長，開始便說：「聖經上（格言經卅一章）曾說：這一賢德的婦人，誰能找得呢？伊的價值，遠勝普世的珍寶。伊一身穿着勇壯和溫文的氣度。伊的口啓發智慧，伊的舌

慈祥和惠；伊的兒子起來稱伊極有福的，伊的丈夫也讚美伊。『這些話，正是切對着天主忠婢亞納瑪利亞戴伊濟。

『這位天主的婢女，因着上智聖意的安排，成了婦女們最好的模範。伊一世的生活，証實了人生任何道路都能教人走到純全的境界。

『聖教會的花園裏有玫瑰也有玉蘂，各式各樣的花都不缺少，可是貞女極多，俗婦極少，所以一旦出了聖德的芳型，就格外見得可貴了。須知信友的婚配，正如基利斯督和聖教會結合一般，也便是聖保祿（厄弗所第五章）所稱爲一重大的聖事。』因此天主往往揀選了幾個人，使他們在世俗場中，也能修到極純全的地步：從前揀選過聖后依撒伯爾和別的貴婦，但在近世却揀選了一個微賤的貧婦，這貧婦既嫁了人，又不斷操作，過着窮苦的生活，却立下了極可貴極純全的表樣，這便是可敬亞納瑪利亞戴伊濟。

。一
接着教宗就詳細敘述賢婦的家世，從小跟父母到羅瑪服役的情形，以及出嫁後怎樣心緒不寧，怎樣蒙主默導，突然擯絕浮華，專心事主，逐漸修成聖德的史跡，後就提及賢婦所有的奇恩異寵，稱道伊種種盛德，以至伊去世改葬等事詳述無遺。這些，本書中都已講過，不妨從畧。

詔諭的結語是：「朕今鄭重宣示將伊列入福品。從今以後，不但賢婦的聖屍和一切遺物，該受信衆公開的敬禮，便是伊的遺像，也該受人瞻拜。因此，朕准定每年值伊的誕日，該念的瞻禮經文，和舉祭慶祝的禮儀。」
這樣，如今公教信衆，已可公開敬禮賢婦了。這是賢婦的光榮，也是天主的光榮。全世界世俗上的信婦又多了一個可學的模範了。尤其是在現代世化日下的當兒，邪說汹涌的時代，危機四伏的萬惡社會中，賢婦亞納瑪

利亞戴伊濟，不但是賢妻良母的表率，也簡直是新女界的典型！

賢婦傳畧終

賢婦亞納戴伊濟傳畧 … 第三十章 欽頒詔諭列入福品

一四一

人物地名中西對照表

以中文筆畫多少爲次

二畫	卜夏廉	P. Settimio Poggiarelli
三畫	小多俾亞	Tobie
	大亞歷山	Alexandre I
	土耳其	Turquie
四畫	天主聖三會第三會	le Tiers-Ordre de la Très-Sainte-Trinité
	厄日多	Egypte
	厄才蓬	P. Hésébon
	巴黎	Paris
	巴貝理尼	Barberini
	日多達	Gertrude
	日蘇大	Gesualda
五畫	加五麓	Cavallo
	加貨日	Carthage
	加爾五畧	le Calvaire
	加爾默會	Carme déchaussé
	尼瑟	Nice
	司脫朗皮	Mgr. Strambi
	弗來底樞機	Card. Ferretti
	本篤十五世	S. S. Benoît XV
	田亞彌拉	Mr. Dlamilla
六畫	白冷	Bethléem
	伐來德利	Valette
	伐洛利	Valory
	安日祿	P. Angelo
	安多尼	P. Antoine de la Mère de Dieu
	多敏我	Domenico
	吉利斯貨第	Mgr. Cristardi
	知比來翁	Jubilé
	西班牙	Espagne
	米旭	Alexandre Michaud
七畫	米奧利	Miollis
	伯多祿	Pietro Gianetti
	呂蓋	Mgr. Luquet
	呂該理	Dom Antoine Ruggeri
	沙歹月王后	Reine de Sardaigne
	沙斐亞	Sofia
	庇護七世	S. S. Pie VII
	庇護八世	S. S. Pie VIII
	庇護九世	S. S. Pie IX
	庇護十世	S. S. Pie X
	那貨理	P. Natali

	希臘 貝地濟尼 良十二世 步法祿 味增爵巴洛底	Grèce Card. Pedicini S. S. Léo nXII Del Buffalo Dom Vincenzo Palati
八畫	奈比 法國 法耳公 波蘭 拉丁 和平聖母堂 物郎公墓 亞納瑪利亞戴伊濟 亞納瑪利亞安多尼 日蘇大	Népi France Falcon Pologne Latin Notre-Dame-de-la-Paix Champ-Véran Anna-Maria Taïgi Anna-Maria-Antoinia- Gesualda
九畫	亞烈山 范熙樞機 苦難會 若翰聖母往見 保祿彌格里 俄國 柴密斯 約瑟芳莫斯加 耶穌聖堂 紀奇樞機 紀賢親王	Alessandro Card. Fesch Passionniste P. Jean de la Visitation Paolo Micali Russie Rosaire Zamith Joséphine Musca Eglise du Gesu Card. Chigi Prince Chigi
十畫	拿波里 拿波崙一世 納匝肋 陶理亞樞機 馬才底 馬斯泰 馬賽拉 密良 梅瑟 梅諾幾奧 莫斯科 陸勃底	Naples Napoléon I Nazareth Card. Doria P. Mazetti Mastai Macerata Milan Moïse Menocchio Moscou Roberti
十一畫	斐理伯 斐落默納 雅典 費迭斐 智利 傳教公學 奧國 奧台斯加基樞機 奧斯定會 賈貝拉利樞機 賈理斯德 賈第	P. Philippe Philomène Athènes Ferdinand Chili Collège des Missions Autriche Card. Odescalchi Augustinien Card. Capellari P. Calixte de la Providence Gianetti
十二畫		
十三畫		

愛多里
 意國
 瑟納
 聖三會
 聖巴爾多祿茂堂
 聖加彌畧
 聖伯多祿堂
 聖女依撒伯爾
 聖依納爵
 聖保祿大堂
 聖安多尼
 聖吉所阿諾堂
 聖若瑟
 聖若翰
 聖瑪利亞堂
 聖瑪利亞維多利亞堂
 聖嘉祿
 聖赫肋納
 聖熱羅尼莫
 嘉祿遺會
 嘉祿彭弟尼
 嘉祿亞爾培
 蒙斐亞斯公
 蒙陶味
 福希
 瑪大肋納
 瑪利亞馬西
 瑪利亞賽拉
 瑪利亞魯意斯
 瑪加利大
 辣法厄爾
 辣法厄爾那理
 慕底
 諸聖宗徒路
 儒斯弟尼郡主
 彌加辣
 戴伊濟
 賽拉
 賽巴斯德
 額我畧十六世
 十九畫
 羅瑪尼
 羅雪尼
 羅撒底尼
 類思
 二十畫
 蘇脫利

Etrurie
 Italie
 Sienne
 l' Ordre de la Très-Sainte-
 Trinité
 Saint-Barthélémy
 S. Camille de Lellis
 Saint-Pierre
 Sainte Elisabeth de Hongrie
 S. Ignace
 Saint-Paul hors les murs
 S. Antoine
 Saint-Chrysogone in
 Trastevere
 S. Joseph
 S. Jean-Baptiste
 Sancta-Maria-in via lata
 Sainte-Marie-de-la-Victoire
 Saint-Charles-aux-Quatre-
 Fontaines
 Sainte-Hélène
 S. Jérôme
 Capucin
 Carlo Bandini
 Charles-Albert
 Felice Montefiascone
 Mondovi
 Folchi
 Magdeline
 Maria Masi
 Maria Serra
 Maria Louise
 Marguerite
 Raphaël
 Dom Rafaele Natali
 Mutti
 Rue des Saints-Apôtres
 Princesse Giustiniani
 Micara
 Taigi
 Serra
 Sébaste
 S. S. Grégoire XVI
 Roma
 Rossini
 Rosatini
 Luigi Gianetti
 Sutri

B. Anna - Maria Taïgi.

賢婦戴伊濟傳略

一九三七年 初版

泗涇王昌社 編譯

上海聖心報館 校訂

土山灣印書館 印行

上海惠大司牧 准刊

